

種二十第書叢小火烽

芽 萌

著 蕪 艾



版 出 社 火 烽

售代總社活生化文林桂

10315
20

中文書
第

種二十第書叢小火烽

萌

芽

10315

著 燕 艾

目 錄

逃避的後方.....	一
萌芽.....	二三
反抗.....	四〇
兩個傷兵.....	五七
八百勇士.....	六四

遙遠的後方

吉古老放下碗，剛把水煙袋拿在手上，女人就從後面一把拖去，「算了！一天無數八次的吃，剛才纔飯碗的時候，你才放下的哪！」

吉古老剩着一隻空手，氣惱起來，「這才歪得沒有名堂嘛！」

女人也覺有點過火，便即好聲好氣地埋怨，「你去看嘛，點水都沒有，叫人家怎麼洗臉。」一面把水桶扁挑放在他的足跟前，「快去挑一担來——儘你吃個夠，我管你做什麼？」

吉古老想罵點什麼，看女人一眼，卻又忍住了，只拿手掌用力拭臉一下，便挑起水桶出去了。水挑好之後，拿着水煙袋去取線香（此地人吸水煙，多以線香代紙捻子），兩個小孩一窩蜂飛來，爭着要去點火，吉古老張開兩手，鼓起眼睛喊道：「滾開！」兩個孩子毫不在意，倒反而更加膽大了，大的一個，狂的一跳，抓着他爸的右手，便把線香搶去了，接着，像有鬼在後面追趕似的，就一直朝火落裏飛跑。小的一個，因為競爭失敗了，便急得哭嚷起來，連跌帶撲地去趕。

火落裏立即發出了尖利的罵聲：「兩個老祖宗，老先生，你們又要惹我打屁股了！」跟着媽媽就威風凜凜地出現，兩隻打濕的大手板，不住地朝圍裙上揩擦。結果，大的老祖宗打哭了，小的老祖宗使

勝利地拿着線香跟隨着媽媽一拐一拐地走進火落裏去。

吉古老坐在矮凳上，抱着水烟袋，只罵一句「真不得了」就緊閉嘴巴，不發一言。等到看見同村的六叔和八哥，搖着蒲扇打門前走過，才站起來叫道：「六叔，你老人有封信哩。」六叔和八哥都一齊站住，問道：「你今天趕圍子去來嗎？」說着就一齊走了進去。

吉古老把水烟袋放在桌上，一面往神龕子上去找信。八哥便去抓着水烟袋，轉過身正碰見小的孩子把線香送來，便誇獎道：「嚙，招招，你才在行喃。」一服看見大的孩子還站在門角裏哭，就擲擻道：「吶，德德狗，你怎麼這樣不逗把你哥你弟弟……替他提破鞋，他都不要你！」

吉古老一面同六叔講糶金漲價的話，一面從神龕上尋出一本破歷書來翻。「毛穀漲到三塊八，車穀漲到四塊二……媽的，原來在這裏。」立刻拿出一封折皺的信來，遞給六叔。六叔接了信，邊看邊說：「要是照這樣晴下去，還有漲的哩……」喂，長沙來的……五里洞一帶的田，也乾了麼？」要拆信，又停下手，這麼問了一句：

「豈止乾，還開裂了呢……聽說洋油才漲得怕人，已經冒過十塊了。」吉古老一壁說，一壁朝桌上，摸，換了個空，掉頭才見八哥正喘着水烟袋嘴子，喝得咕嚕咕嚕地發響，便禁不住冒出一口唾液，向鼻子脚吐了之後，才又對着疑神看信的六叔問道：「又是舅爺來的吧？」

六叔只噙了一聲，勾着頭一行一行看了下去，間或發出聲來，「啊二十七架」「則，則，則，炸得好兇！」

八哥一面吃烟，一面驟着信的，雖然看不清什麼，但還是斜着眼睛凝神地聽。到了一袋烟吃完，就照例緊閉嘴巴，讓鼻孔流出兩道青烟子，然後問道：「究竟炸死了多少人？」

六叔平平靜靜地回答道：「倒沒有講，想來總不少吧。」福壽福投四顆，劉陽門外投六顆，這是什麼街，字太草一點，投兩顆……這沒有說的，平時他們省里人也太享福了……縣裏不曉得有空房子出租沒有？他們也想離開長沙了。」再繼續看一會兒，就把信折好，揣進衣袋裏去。八哥偏起頭問道：「六叔，信上沒講打仗的事麼？」「沒有。」八哥就把捏線香的手，騰出壓指頭來，搔搔腦袋皮，「學校不訂份把報，總是不好的。這不僅我們做教員的沾了光，就是村裏人也該看呀，有天日本×子打到眼前來了，你我大家還在做夢哩。」

「這件事，我不是沒有想過，就是太貴了一點，一個月，一塊，十個月就是十一塊，再加上兩個月，二塊，便是十三塊二角。毛穀都要去四石，可真不是要事……你又不是不曉得的，於今正又同強家坪，打着官司，這筆錢也要出在學款上，難道會是一文都不化麼……不夠的話，你我大家就不管嗎？那還不是一五一十，都派一點……咳，不要講了，歸根一句話，倒罷的牢程，湯着遺神了。」六叔把苦訴完了，仍然皺起額頭皮，好像很為難似的。八哥早知此事弄不成功，原是順便提提，故在六叔訴苦的時候，不參加一句話，只咕嚕咕嚕地吃烟，等他不講話了，才向吉古老問道：「今天你在關子上，該聽見些消息吧？」「什麼？」吉古老現出莫明其妙的臉色，「底下打仗嘛，日本×子打到什麼地方了？我們中國

人有沒有打勝仗？」吉古老拿着水烟袋說道：「聽是聽見有人講，我正忙着去賣辣椒灰，就沒留心去聽哪！」是忙着去賣辣椒灰，怕是忙着去喝酒吧！」說哪裏的話？」

六叔不住地拿着蒲扇打着蒼蠅，這陣便插嘴問吉古老，「菜該沒有起價吧？」（此地人講菜即是指豬肉）「怎麼沒有起，前個鬧子，一吊五，於今將近挨邊兩吊了！」吉古老愁眉苦臉地搖頭嘆息，真不得了！」六叔揚起眉毛吃驚道：「這樣背起來，大家就只好不吃菜了！」吉古老馬上接嘴道：「你老人家說哪裏去，把你兩百多斤重的豬，只消開出來殺一條，哪還愁沒菜吃？」「那怎麼行，我是養來過年時候賣的。」

六叔彈去水烟袋上的烟鍋巴，插嘴道：「我是聽見這樣講的，於今菜所以漲了價，全是政府裏加了捐，但不曉得每條豬是加三塊還是四塊？」

「有這樣的嗎？簡直是在搶人了！」六叔臉都氣青起來，「我活到四五十歲了，還沒見過於今做官的，竟這樣剝削人！」

八哥又把拿線香的手，騰出壓指頭來，搔搔腦殼皮，慢吞吞地說道：「這要是有一份報，我們就可以明白了……不過，據我看來，這錢準是抽來打日本×子的，你想嘛，打這麼久的仗，錢從哪裏籌來呢？」於今只不過加做三四塊，久後還有多的來呢！」接着又朝烟袋裏去摸煙，可却一點也摸不出來了。六叔惱怒地站起來，一面朝外走，一面舉起右手，用力一甩道：「這沒有說的，該死的就是打仗！」八哥

把線香插熄，放下水烟袋，跟着走了出去。

吉古老送走他們之後，首先就去拿水烟袋，取下弄熄了的線香，急急走到火落裏去點燃。碰見兩個孩子都已講和了，正在灰堆邊打仗，即是把灰撒在彼此的臉上。吉古老順口說道：「好狗不擋路，出去玩呀！」等到點燃線香，伸手去挖烟袋裏的烟時，才發現已經空來只見底了，便登時冒火起來：「娘賣麻×」就給大的小的，各一個耳光。女人提起喂豬桶進來，嚷道：「發昏了！要得好好的你打他們做什麼……剛才打架，你又坐着裝死人！」吉古老回罵一句村話，把水烟袋掛在壁上，便沉着臉走出去了。

門外的天色已快黑了。走到拐灣處，聽見七叔的屋裏，「拳，五經魁！」「拳，八福壽！」地叫嚷着。吉古老想起今天關子上酒已漲價，自己不敢多飲的情形，禁不住有些忿然。「六叔說的話，實在不錯，打仗真是該死，」同時又覺得三次「捻紙圍子」，都能幸免抽去當兵的危險，只這算是他半年來莫大的安慰。這時忽然有叫聲從村子進口處，叫了進來：「我們的人，給張家打了，娘賣麻×，大家去幹一下吧！」

吉古老趕忙迎頭跑上前去：「哪個給人打了？在哪座嶺上？」這時作這樣問話的，不只他一人，牛糞氣味和晚烟充塞的巷子，已經喧嘩着，驚喊和叫罵的聲音了。接着一個女人尖聲哭叫起來：「他倒在那裏打傷在甚麼地方呀？」吉古老馬上認出這是十嫂的聲音，顯然是十哥越嶺尋柴，給張家坪的

人打了——他們張趙兩家的村子，據老輩人講，自古以來就是不斷地械鬥着的。「死人些，站着做什麼？人家張家坪的人，還正在追過來呀！」衆人給這麼幾句話提醒了，立刻跳進屋裏，找尋梭鏢，馬刀，以及做火把的蔗稈。吉古老搶着別人手裏的梭鏢，就當先衝上前去，後面接着就是一羣武裝起來的弟兄叔姪。一路火光和喊聲，嚇飛了後龍山上息夜的鳥羣。

吉古老趕墟回來的時候，曾見十哥在兩邊界嶺上斫柴，他就預先覺得今天會出點岔子，因為十哥一向爲人，總喜歡偷偷摸摸佔點小便宜的。無論你怎樣的勸戒和警告，都不能使他這種脾氣改過。目前終於惹出事來，雖然明知道這是十哥的不對，但因為被打了，即是張家膽敢傷害趙家的人，侮辱整個趙姓面子，就非同他死拼一場不可。如此死拼的事情，在吉古老並非第一次，自他活到三十多歲以來，業已械鬥過無數次的了。背上和頭上，都會留下過光榮的成績——即是有酒杯大的三搭疤痕。他除了頭兩三回，跟在衆人後面，腳桿有些發抖而外，以後屢次都是奮勇當先，連對方的敵人，也要怕他三分。械鬥事件一發生，村上的人，總是把最好的武器，讓給吉古老去使用的。

他們趕到螺絲租下時，叫做革革狗的十哥，已經拿砍柴刀跑回來了，高興地喊道：「那些膽小的狗，已經逃跑了……我們趁這個時候，去燒張家坪的房子吧！」順手就將別人手裏的馬刀，插在自己的手裏。年青小影子揮動火把，都高聲附和喊好。但在年紀大的人看來，革革狗還那樣得意，知道他準於沒有受傷，就連忙加以阻止，主張應該息事寧人。革革狗便嚷道：「你們怕麼？那邊十幾個會打會殺

的傢伙，早就抽去當兵去了……吉古老，我們打頭前。」

八哥一面阻攔革革狗和吉古老，一面大聲勸衆人道：「大家息點氣！這時候把氣力拼完了，有天人日本人打來怎樣辦……你各位，請回去，留着氣力打日本人呀！」

不料前面突然有石子飛來，大家立刻向黑暗中看去。吉古老喊道：「還勸個屁呀！敵人已抄到我們身邊來了。」接着響起一片喊打的聲音。大家馬上分開，向前搜索過去。火把點得更多了。他們就在螺絲碓的上下左右，尋找好久，總找不着一個敵人來。便有人說道：「這怕是鬼打的石子吧？」別一個應和着：「對了，這碓下，向來就不大清靜的，一到晚上。」好些人手裏的麻稈，已經燃完，只剩下不多的火把了。周圍更加顯得黑暗，大家都禁不住有些毛骨聳然。如此一來，人聲靜了，這處山裏呼着鷓鴣的怪聲，也清清楚楚地聽得見。吉古老就失望地怒叫道：「娘賣麻×，兆頭不吉利……大家轉回去罷。」革革狗朝鷓鴣叫的方向，舉起馬刀砍了一下，悻悻說道：「看嘛，哪天晚上，我總要拿鳥銃，把你打下來。」

大家轉回來的時候，村口樺木樹底下，六叔打着燈籠迎接，滿臉堆着笑地招呼：「歡迎！歡迎！歡迎！我們得勝歸來的軍隊！」吉古老快活地回答道：「六叔，這次可拿什麼待承我們呀？」「這沒有說的，茶水招待！」「不要殺條肥豬呀！」「那又不對了，茶水招待，原是合乎古聖賢說的，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哪。哈哈！」六叔說到這裏，便望着八哥，縱聲笑了起來。八哥半似諷刺半似奉承說道：「你老人家一

向做的事，又哪一件，不合聖賢說的話呢？」吉古老就趁勢笑囈道：「連你老人家屙屎吐口水，也合古聖賢說的哩。」「簡直胡說白道的！」六叔半笑半愠地罵了這麼一句，就把手裏的燈籠一帶，頓頭引他們走進尾裏去吃茶。三張桌子上堆滿了落花生，油炸紅薯果，油炸麵果子之類的食物。大家站的站，坐的坐，濟濟擠一屋子，連門坎上也蹲着人。起初只聽見一片噶，茶和嚼碎糖果子的聲音，接着又雜響着各種各樣的笑談了。

吉古老吃了一陣，擠了出去，不久又擠了進來，笑着向六叔道：「六叔，我才屙屎來，看見你老人家那十幾條豬真大，起碼也有二百七八斤了，殺一條把，我們這些人吃不完的，還可以挑到園子上去賣哩。」六叔迷着眼睛笑道：「你終天總是想着我的豬。我告訴你，只要你們有天把張家坪的房子燒光，還沒有說的，我豈只一條豬，三四條都不打緊的。」「好，四條豬，你老說過就算事。」大家都興奮地叫了起來。「不過，要全燒過，有一隻屋角剩着，都不行！」「好，一隻屋角都不剩八哥，你讀過書的，把他老人家說的話，一字一句都記起，煞尾還要寫上年月時辰。」吉古老樣子做得很認真。

八哥將吃在嘴裏的壞花生吐了之後，說道：「他老人家說的話，沒有一句是靠不住的……：只要我們肯先把他老人家的算盤撥了。」衆人以至六叔自己都笑了起來。吉古老也隨着開玩笑道：「算盤，那怎麼呢？他老人家那幾條豬，早先一百年就算好了……：還是依我的法子，先殺來吃了，煞個再去燒張家坪吧！」六叔笑着擺頭道：「那是靠不住的！」「我們是頂靠得住的，再不給八哥記在書

上。」記在書上，就是刻在碑上，也不行哪……請問政府再抽肚了的時候，你們都對我說聲，六叔請了謔了，我那陣又朝哪個肚皮裏去挖豬哪。

大家又都笑起來，但這回却有些勉強，尤其是年齡在二十三、四的人，霎時間眉宇上都浮有暗淡氣色。接着都沒什麼人講話了，於是重又聽見一片喝茶的聲音。革革狗這時便將桌子上剩的少數糖果，全裝進自己的衣袋裏去。

六叔看了一會大家的臉，又看看三張吃空了的桌子，就大聲喚道：「火落裏還有茶沒有，沒有就再燒點。」大家便回應道：「夠了，夠了，不再燒了。」吉古老本想依往常一樣，打趣道：「茶可以不要了，再添點油果子就是。」但這時心緒欠佳，祇有悶悶地抓着烟袋吸烟，而且覺得烟味也不像平常那麼香。他頂担心的，是這批精壯結實的小夥子都給政府抽去了，以後怎麼打得過張家坪那些鬼東西呢！他走回庫裏，女人還開着門，坐在門坎上，同對門住的堂兄弟嫂在黑暗中講話。他聽到她們都在歎氣，說道：「一來那又怎麼得了，就接嘴道：『你們真膽小，認真張家鬼仔些，哪裏敢跑來動一根指頭？』」女人便譏諷道：「你看，真是牛頭不對馬嘴的，人家講到天南，他就扯到地北去。」吉古老就咕咕嚕嚕的搭訕道：「我曉得你們在講什麼？」女人繼續對堂兄弟嫂說道：「我們村子上的非眼，就頂不好了。恰偏就在路邊上，你曉得幾麼時會給你丟進去？」堂兄弟嫂用力拍打一下蚊子，接口說道：「這還不打緊，我們可以照梅下一樣，派個人輪流守井眼，只怕怕林子裏放蟲婆，叮着人就發癩瘋。」兩個女人一

時都沉默了，也不搖動扇子，只聽見隔屋的牛，在大聲地嚼草，搖尾巴。吉古老的女人帶着氣緊的聲音，突然喊吉古老道：「你明天爬上後龍山去看看吧。」吉古老一進門，就照往天進門的習慣，在黑暗中去摸他的水烟袋，這時又算第二次發現沒有烟，便不高興地反問他的女人道：「閻鬼了，上去做什麼？」女人立刻噴道：「做什麼？還問做什麼？虧你們還天天趕園子，簡直不曉得在園子上昏些什麼？扯長耳朵去打聽打聽看，梅下三岔口石橋洞那邊，鬧成個什麼樣子？日本×子都派起人來了，鹽裏放毒，井眼裏也放毒。」堂兄弟嫂趕忙補一句道：「洋油裏也放毒。」吉古老女人搶着說道：「洋油裏放毒，到不要緊，謝天謝地，我們早就點桐油了。」堂兄弟嫂嘆一口氣說道：「我別的都不怕，就怕惹起癡瘋，叫你死不得死，活不得活的。要是一口氣就毒死了，倒是上好的事情。你看，我這隻手，幹，抬都抬不動，那個砍頭的，真是下了死心了。」「你們那位呢，也太那個了，一個女人湯了這樣的男子漢，真不如……」
「吉古老」厭煩地說道：「你們又扯到那邊去了，到底日本×子派人放毒，是哪裏講來的？」「梅下地姪兒，今天下午來講的，你不信，你明天就到梅下去看看——我們村子上的人們，都是些糊塗蟲，醉死鬼一定要癡瘋都癡在身上了。才會明白。」吉古老詫異地問道：「癡瘋？又是怎樣放的，這就奇怪了。別的裏面放毒，我還相信。」他的女人接過嘴去，「你不相信，人家梅下燒了多少樹子。叢樹（此地人稱松樹爲叢樹）樟樹，只要刮了皮的，就定現放有癡瘋藥。時候一到就變成蟲豸，飛出來咬人。明天你還是向六叔八哥他們講講吧，只要看見這樣的樹子，學他們梅下一樣，澆上洋油放火燒了就是。」

吉古老聽見這樣的話，還是半信半疑的，只說道：「這還得再打聽打聽看。」接著就走進屋子去睡覺去了。他的女人惱怒地說道：「等得你們男子漢去打聽，還不怕人都死光了。」堂兄弟嫂立起身來，一面走，一面嘆口氣說道：「死光到不要緊，就是怕都中了癩瘋哩。」吉古老摸到床邊上，一面脫衣，還一面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我不相信這樣的事，我不相信。」但等到女人關了門進來，已在他的身邊睡呼呼地發出鼾聲時，他還沒有睡熟，接連拍打幾下蚊子之後，他便十分煩惱地翻爬起来，摸著洋火點燃桐油燈，走到火落裏，把鹽罐子的蓋子揭開，拿火照著，把今天趕關子新買來的鹽，仔仔細細地瞧看，又伸手進去把鹽翻了幾把。眯著左眼看了一會，又眯著右眼看了一會，到底瞧不出什麼特異來，只比平時多兩三節稻草葉子及四五根細竹篾簾子。看了幾個，便尖起指頭，撮了一點起來，打算放在舌尖上嘗嘗，已經要挨近嘴邊了，又馬上拿開，如此試了三次，都不敢做便把鹽生氣地投進罐裏，忿怒地罵道：「娘賣麻 x」

吉古老一夜都沒大睡好，第二天早上一早，六叔就跑來敲他的門，要他拿桿梭鏟去守村東邊的路口，凡是有外路人走來村中經過，尤其是那般算命看相跑江湖賣打藥的，務要詳細盤問，甚至加以檢查，並要看看鳥鴉係那帶嶺上，有沒有人林中暗裏走動。另外吉古老又看見革革狗已經拿著梭鏟，雄糾糾地打屋前走過，大聲催促他道：「趕快點，吉古老，你還沒醒醒麼？」吉古老揉一揉眼睛問道：「你去哪裏？」革革狗把梭鏟一揚，回答道：「他們派我守井眼呀。」吉古老便只得轉身進去拿梭鏟。

女人從後門抱柴進來，看了一下他的臉，又聽了一下他手裡的梭鏢，問道：「怎麼你們今天又要去打獵家仔嗎？」「不」吉古老簡單地這麼回答一句，便急急忙忙往外走他的。女人把柴隨地一去，厲聲叫道：「清晨八早的，你鬧了鬼了，到底要到什麼地方去遭兇？」吉古老頭也不回，只把牽梭鏢的手一舉說道：「殺日本×子去！」女人堵起嘴巴罵道：「發了瘋了！」隨即走出門外，打聽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才高興地說道：「這就猜對了。照我看來，還是要先派人去看看那些叢樹和樟樹。」回到屋裏，重新把柴收拾起來，正要抱進火落裏時，吉古老又空手走回來了，就問他道：「你轉來做什麼？」吉古老回答道：「剛在六叔那裏找點煙，我要把水烟袋拿去。」女人便笑起來了，打趣他道：「梭鏢不拿，倒拿水烟袋，我看日本×子打來，你怕是拿水烟拳承吧。」吉古老一面取烟袋和線香，一面咕咕着嘴說道：「拿烟拳承……有牠的！」吉古老一隻足踏出門坎去了，又連忙姑着埋銀自己，「真該殺！我這樣好的記性，……昨天買的那一斤鹽你再仔細看看吧，我擔心那裏面有蹊蹺。昨晚我看了好久……」

「我齊鹽裏到怕沒有什麼，只你那精神神經股記得起這就記不起那的，到像給人家放有什麼藥！」

「放你的臭屁囉！」

吉古老走到村東南通縣城的路口，便息足在樹子底下，放好梭鏢，首先咕咕嘴地吸起水烟來。他看見烟袋裏的烟塞得又滿又緊，就是自己不息手的燒，也僅夠兩三天的糧草了。心裏感到非常的滿意，覺得六叔給烟，從來不像今早這麼大方過來。

這一天，遮近都沒有蝶趕，所以一大早上簡直沒碰見一個人走過，再朝烏鴉堡一帶的嶺，從脚到頂，滿眼都是蒼翠的松林。嶺頭的林子，爲山那面的朝陽照着，現得鮮綠明艷的。山半坡的林子，却似向籠着黑越越的夜影呢。在這樣的森林中，則更君不出有什麼人走的動靜了。吉古老便漸次打起哈欠起來，整個爲了這悶起見，就朝附近每一根樹子，前前後後地下細觀聽。看見一根水桶大的橡樹，約略齊到肩頭高的地方，給人刮去了巴掌那們大的皮子，痕跡刮得淺的現出土黃色，刮得深的，則現出紫褐色。在平常看見這情形，並不以爲奇，只當成給誰刮去做藥吃，例如解酒醉之類。現在可不同了，簡直發不住驚嚇起來，「了不得，毒藥已經放到這裏來了！」接着他就伸着鼻尖去聞，却又聞不着什麼臭味，只是原來聞慣的那股樟樹氣色。但他想道：「人家講日本×子多厲害，給你聞得着氣味，那又才算他本事了！」於是他趕緊去吸口烟，學八哥一樣，將嘴巴閉緊，使烟子將兩個鼻孔沖掃一道，以免剛才不提防就鑽進去的毒氣，好趁此驅逐出來。可是，這把戲，即是鼻孔出烟子，他却弄不來，結果只令他大咳一通，發得臉紅筋漲的。而且以後很久，都一直覺得鼻子尖，有些發癢，彷彿蟲在裏面爬動一般。

吉古老不待別人來接替，就自行走回去了，一路氣鼓氣漲地埋怨自己蠢，罵衆人蠢，又用各種各樣的村話，詛咒日本×子。吃早飯的時候，把一挾苦瓜揀進嘴裏，嚼着毫無味道，就朝前一透，瞧着女人，的臉，幾乎要吐口唾沫似的，嘆罵道：「你的心子，給狗吃掉了，怎麼炒菜，鹽都忘記了放？」女人立刻筷子一放，豎起眉毛，指着他回罵道：「你想尋死麼？我給你抓一把來，你個子人另外裝一碗吃，不要帶

裏我們娘兒母子。」吉古老馬上臉紅起來，支支吾吾地說道：「自己的不敢用，難道別人家的，都不曉得借一點麼？」「這還待你來教於今就是你有鹽，你也不肯借哪。」女人還是兇眉兇眼地回答。吉古老索性老着面皮說話：「借不着鹽，就這樣白鹽白味地拿出來吃麼？」「不這樣吃，要怎樣吃？你不高興吃，你自己去放把毒鹽吧。」「放毒鹽，就放毒鹽，我還怕甚麼？」吉古老說着說着，就把苦瓜另趕一小碗，真的去放了鹽。女人看見他那副動氣的樣子，不免有些害怕，但嘴裏還是說着悻悻的話：「你個子人儘管吃嘛，明年今天就是你的週年。」「我曉得，你是巴倖不得我早死一天的。」吉古老見她這步田地還不說一句好話，便又悲又憤起來，就把苦瓜當飯也似的胡亂朝嘴裏塞。女人這下子才失聲驚叫起來：「天哪，你闖了哪路的鬼了！」一面就搶去他手上那碗苦瓜，給他倒在地上。吉古老發氣揪他女人一掌，惡狠狠罵道：「我死我的，與你屁相干哪！」一面仍然去檢地上的苦瓜來吃，女人給他幾手掀倒，流起眼淚喊道：「我的老先生，你身上當真給日本×子放有毒麼？弄得這樣瘋瘋癲癲的！」一面拚死拚活地來拖他，怕他再把苦瓜吞下肚去。兩個孩子在旁吃飯原是驚得來不敢叫一聲的，到這陣大的一個個直嚇得臉青打顫，小的一個竟至嚎哭起來。

女人把吉古老拖在矮凳上坐着，一面拿洗臉帕給他拭臉上的汗，一面苦聲哀求道：「你吐呀，你伸根指頭進去挖一下，就吐了呀。」吉古老由她拭汗，也不拒絕，只是灰白着臉子，有饑沒氣地說道：「吐也沒用了，你快預備後事吧。」「胡塗鬼，你不要打胡亂說的你，不跟我吐，我就拿大糞來灌呀！」

女人急得來亂抓頭髮，忽然一下子想起什麼了，馬上就把自己的中指頭，朝地上的糖糞屎，塗了幾塗，不容分說，立即往吉古老嘴裏戳進去。這個辦法，登時生效了，吉古老哇的一聲，連飯連苦瓜以及一些稠的汁水，都一股腦兒吐了出來。立在門邊驚得有些出神的黃狗，馬上跑來，搖著尾巴，接受了這份意外的禮物。另有兩隻雞也爭先恐後地趕來，和狗搶奪。

女人快樂地喘一口氣，連忙替吉古老端一碗水叫他漱口，又撕點爛布來，把他嘴唇邊上的糖糞屎拭去，一面像安慰自己似的說道：「這下子包你沒事了，包你沒事了！」吉古老搖一搖頭焦眉苦臉地說道：「沒事了？我告訴你，我還中有別的毒哪。」說着，一面就拿手掌心，使勁揉揉他的鼻子。「你不要說些鬼話來嚇我！」女人雖是這樣說，但臉色却已在變了。吉古老又接說下去：「我自聞了那股毒氣，這鼻子就老是發癢，我很擔憂，這怕就是癩瘋蟲在作怪。」女人臉子立刻發青起來，嘴唇皮顫顫抖抖地問道：「你是不是在樹林子裏聞起來的？」一面俯下頭來，仔仔細細地端詳他的鼻子。吉古老心裏很難過，鼻子酸酸地說道：「就是在村東首那株樟樹上，起初又沒有氣味，我默倒聞聞總不要緊的，哪知道一聞煞個，鼻子就……」女人雖從他的鼻子上，看不出什麼特異來，但看他的臉色，聽他講話的聲音，却又的確確地相信，他實在是中了毒了，中了癩瘋毒了。自己也禁不住鼻子酸酸的，要流眼淚水起來，但她還能竭力忍住連聲不住地埋怨：「天哪，觀音菩薩哪，我們怎麼這樣地倒糞人家碰的鬼，一個一個的，我們却碰着一連串啊！」伸手打打胸口，又抓抓頭髮。小的那個孩子，哭得鼻涕眼淚

一片流，跑來拖着她的褲腳，她不但不把他抱起來，好好撫慰，反而將他掀開，還大聲喝道：「滾開！你這短命鬼！」

六叔氣沖沖走進門來，不分青紅皂白，劈頭就責備道：「吉古老，你到底在幹些什麼鬼呀，不待人接替，你就跑了回來，要是叫你守井眼呢，那不是正好給人下了毒藥？」女人正沒好氣，站也不站起來，就對六叔說道：「你老人家還抱怨她呀！他都快要死了。」六叔看見吉古老軟坐在那里，後背靠着牆壁，臉上毫無人色，便驚詫地問道：「怎麼得了什麼病了？剛才還向好的。」「病倒不是，他就是中了日本×子的毒了。」吉古老的女人便把中毒的來由從頭一二地講了出來。六叔睜大眼睛說道：「會這樣快麼？這沒有說的，拿洋油來跟我燒！」說着就趕忙出去吩咐人，剛走下門前的階石，又迅速轉過身來，安慰他們道：「不要怕，我去叫八哥來，他是學醫的，哪會沒有解的方子。」女人也立刻向吉古老說道：「你不要難過，八哥他老人家一定有解的方子的。去年文二瘦吞鴉片烟，還不是他老人家診好的麼？你於今又不是吞下肚皮，只不過拿鼻子尖聞聞罷了。」吉古老心裏很沒把握，快把八哥請來，但嘴上仍然表示出不大相信的話語：「這不比吞鴉片烟哪……我聽見老輩人講，中了癲瘋毒，什麼藥也醫不下的。」女人剛才告訴六叔的時候，還口口聲聲說是癲瘋毒，這陣爲了安慰吉古老，却又竭力說不是了，「人家悔下那邊講過，要藥變成了蟲蟄，叮了人才會傳毒的，這里鼻子聞聞，哪就會有那們厲害……鼻子還在癢麼？」吉古老又拿拳頭揉揉鼻子，回答道：「還在癢哩！」但心里却因聽見女人講

的話，不無幾分道理，就也感到不少的慰安，因此他就更希冀作醫生的八哥快點到來，好判別這究竟是什麼症候，免得老使自己提心吊膽的。

八哥是村裏的醫生而又兼小學教師的，平常上課的時候，總有本村以及鄰人走來，叫他去看病，他便吩咐學生「你們自己讀讀吧」，就將講到半中腰課文一關，匆匆走下講台去了，等會回來時間道：「你們讀熟了沒有？」學生若是回答讀熟了，便道「寫字吧，明天再講下一課。」如果學生沉默不語，這即是表明他們把那未講的一段沒有讀熟，或者還有生字不認識，那做先生的他便一面翻開書，一面罵道：「都是些蠢東西！」他到人家去看病的時候，總是要先吃一盞水烟，不管你病重病輕，都必須如此。他聽見六叔講到吉古老中毒的情形，這次竟連對學生吩咐的照例話，也忘記了說，就連忙走下講堂跑到吉古老家裏去，但吃水烟這種規矩，却還一點也不能含糊，自己去取下水烟袋，一面慢條斯理地吃烟，一面就對吉古老遠遠地坐着，問起中毒的經過來。他懂得有些帶傳染性的病人是不宜坐過近的。

吉古老的女人見醫生還像往天來談閒話似的坐着吸烟，便急得十分難耐起來，向醫生懇求道：「八哥，請你老人家快跟他把把脈，看看鼻子裏有些什麼在作怪？」八哥啣着水烟袋，咕嚕咕嚕地吸了一大陣，然後取開烟袋，閉緊自己的嘴巴，將烟子從兩隻鼻孔徐徐流出，才思忖似的說道：「聞了，鼻子就癢……鼻子發癢……吉古老，你打不打噴涕……心裏亂不亂……比如像貓抓一樣，慌得

「聽見吉古老回答，說是沒有如是的病狀，就把捏線香的手，騰出一根么指頭來，搔著頭說道：『這倒有點像了，那種病總是這樣的。有些要三兩年後，才發出哩……不過還是不能斷定，總之，是古怪得很……』咕嚕，咕嚕……』一袋烟吸完，烟從鼻孔裏流走之後，又才繼續下去，『藥是日本×子做的，這就難診了。我聽見人說，這回日本×子拉我們中國人替他打先鋒，中國人不幹，他就給他打起藥針，這一來，人就什麼都糊塗了，只曉得開槍，朝前打去，就連自己父母，自己的老婆孩子，走在前面，日本×子只要喊：『給我打死』，就一槍打死。』吉古老的女人就罵道：『該死的做這些藥，真要斷子絕孫哩。』吉古老原是望他一來就看看他的鼻子的，到這陣實在不能忍耐了，便說道：『八哥！不要講別的了，你先來看吧，到底我是不是中了毒像他們說的那個……』瘋瘋毒？八哥這下子才抱著水烟袋，走到吉古老跟前去看，但却不知不覺地拿補統子籠著鼻頭，他見吉古老看這種動作，現出又驚訝又難過的臉色，自己也不禁紅了臉。他就趕快幹完這種診視，依舊退到遠點地方去吸烟。並竭力說道：『不過是通常的症候，只消把豬屁股的葉子，捶爛貼在鼻尖上，就會好的。』

吉古老却覺得他那種掩鼻的動作，實在使他夠受了，既說不是中瘋瘋毒，又為什麼那樣怕呢，甚至不敢多在旁邊停留一會兒。八哥放下烟袋走後，女人說要去山裏扯豬屁股的葉子，吉古老便灰心失望地阻止道：『那沒有用處的，我全知道。』女人說：『這時候，我們得信醫生的話才是……我自己還有個法子。』說着便去拿三根線香點燃，站在門前，當天許願：大意是說如果過往神靈保得此症，只

是通常病痛，快點好了，便不惜以雞彘一個，豬肉一方，來做報酬的。——鄉裏人原是慣愛用這種賄賂的方法，來打動一個神的慈悲心的。

全村的人都知道吉古老中瘋瘋毒事了，有好些人都走來問候，他（她）們平日總要走進門來坐著吃一杯茶的，現在都站在門首問問，不肯進來坐了，端去的茶，不但推謝不要，竟連杯子也不肯用手來接觸了。這還是在體面上比較親一些的本家，其餘遠房的族人，往常只有點頭招呼的，就只從門前走過，驚異地斜着眼睛，像看妖怪似的望望吧了。這兩種情形，都使吉古老十二分的難受，他要女人把門關着，並要人不准提起瘋瘋病毒的字眼。但他出去的時候，總無法避免那些驚懼的眼光，先前好些常常去坐的人家，這時候打門前走過都不招呼他進去吃茶了。甚至偶然無心走進去時，別人原是笑談着或是打着紙牌的，就會突然終止下來，害怕地問道：「你要什麼呀？」吉古老碰到這樣的情形，一回家去，便一屁股，荒地一盤坐在矮凳上，神色像死了半截似的女人，知他難受，便把水烟袋親手遞給他，他並不伸手去接，半響才吐出悶氣，切齒咒罵道：「娘賣麻×，我不殺死他幾個，我不算人！」「誰你要殺死哪一個？」女人很担心地問。吉古老仰起臉，翻起眼睛，怒氣沖沖道：「還有誰呢？……除了那砍頭的日本×子！」

此事發生後的第四天，吉古老的老岳母，也提着些雞蛋，來看他來了。她老人家對他也像平常一樣，絲毫不現害怕的神色，而且他也敢於從容不迫地申明，現在他的鼻子，已不癢了。但臨走的時候却

特別把她的女兒，叫到屋角落裏，低聲細語地叮嚀了好一會兒，而且在叮嚀的時候，要不要又偷偷地聽吉古老一下。吉古老料想又是錢那件事了，便故意不看她們，皺着額頭皮，君在一邊。到了晚上，他終於耐不住了，盤問他的女人道：「岳母吩咐你些什麼話？」女人也不看他，只是有些氣促地回答道：「她老人家嘛，就是無憑白故地白搵心……我是不愛管那些的。」「到底講些什麼呀？」吉古老如是問了兩三次，最後幾乎生氣起來了。女人纔膽怯似的小聲說道：「她老人家說，不管是不是，晚上還是分床睡好。」吉古老臉色陡然大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就走到屋角裏去呆呆坐着。夜深女人顧着兩個小孩到床上去睡，半天還不見他跟着進來，就叫他道：「你進來睡了吧，不怕蚊子咬麼？」他一句話也不回答，只陰沉着臉走了進去，拖着一個枕頭，便出來了，女人問他到哪裏去睡，他也沒有答允，只聽見外面竹床上發出沉重的響聲。

第二天早上起來，女人看見吉古老的腮堂有些發黑，人也瘦削了許多，便說道：「你何必那樣多心，我自己一點也不相信這些。哪天我還聽見有人說，恐怕是謠言。鹽有人吃了，也並沒有中毒。」吉古老看着另一邊氣忿忿地說道：「管他是真是假……夠受了，使我夠受了。」接着就走出屋子外去，想把塞在胸口的氣悶遣散。他特別選那種小巷子走，怕遇見任何一個熟人。到了後龍山邊，山上有兩株棟樹，枝葉燒萎，樹身則變成焦黑色。旁邊的樹枝，也有連帶遭了殃的。他起初很詫異，心裏想這幾天天又沒下雨，怎麼雷會打下樹子。繼後領會出來，他們原是燒那種毒的。他不願多看下去，就走回家來。

桌上正擺着飯等他，大的孩子一見爸爸回來，就爬上去，胡亂抓着飯碗便吃。媽媽連忙止住他道：「這是爸爸的。」另外給他一碗，說道：「這才是你的。」吉古老覺得先前並沒有過這樣的囑咐，如今突有這麼一手，不免好生疑心。等到吃過飯後，抱着水烟袋到火落里去點綠香，便故意留心一下，才看見他吃的一雙筷子和飯碗，是另外洗來放在一邊的，這下他明白一切了，心立刻沉重下去，幾乎吐不出口氣來。

隔不兩天，縣政府又派人來村上抽壯丁了。接到保長的通知，首先到村里學校保長辦公處去的，便是吉古老。他見人未到齊，便坐在後門石階上，向遠處的天空望着，胸口直直地挺起。他聽見保長每次氣喘喘從前門進來，大聲地嚷道：「該死的，他還沒有來麼？」同縣政府派來的人，說了幾句，又氣喘喘跑了出去。好一會，壯丁漸漸來了，辦公處嘈雜着各種談話的聲音。「真是活天冤枉了，這麼大半天，」「恐怕是化了吧？」「哪里要是有，他們說就像膀子那樣大的東西。」「還好，還好，那東西沒找着，魚和蝦子可弄了好幾斤！」吉古老聽懂他們今天是在淘井眼了。接着又聽見一個人在說：「不管有沒有，我們總要先提防才對！」念的時候，彷彿嘴里在咀嚼頂苦的東西一般。

大家要抄「紙圍」的時候，神情都很緊張，而嚴肅，再不像上幾次那樣恐慌了。有的甚至恨恨說道：「與其叫他暗暗害死，到不如去殺死他幾個，這樣死也划得來些。」吉古老則更特別現出高興

的樣子。他走去，毫不猶豫地就一下子抓了出來。結果，他反沒有得着抽去當兵的機會，使他十分難過。他想了一會，就向縣政府派來的人請求，說這回他無論如何，要走上前線，倘不蒙允許，就要准他頂替別人。村里的保長以及當天到場的壯丁，均表示盛大的贊同。可是縣政府派來的人，却照章加以拒絕，說頂替是犯法的。叫他務必忍耐，等待下一次的機會再去不遲。他臉都氣青了，嘴唇顫抖地說道：「先生，請你做好事吧，我要上前線，我一天也不能等了！」

萌芽

這是全中國最落後的地方；

但雖也有抗戰的新芽在生長。

聽見余班長的介紹，說是那個矮個子的年青傢伙，是自家跑來當兵的，一般新徵來的壯丁，都睜大了眼睛，對他看着很是奇怪起來，覺得事情大不可思議，尤其是盧合興，竟用手肘碰一種別人的身子，霎一霎眼睛，小聲說道：「你看這小子，一定有點子孫陽關大道他不走，偏要來這陰間獨木橋，到底爲了啥呀！」

但那矮個子的年青傢伙老實看起來，樣子一點也不蠢，到是十分伶伶俐俐的。別的隊長班長來同他談話，他總是不慌不忙地回答，絲毫不像一個新來的脾色，帶着十足的鄉下氣。

有個臉上現有疤痕的兵士，平素最愛說話的，似乎忽然想明白了，做出輕蔑的神情說：「準是這樣的，家裏沒有飯吃！」大家想想，這也許很對。但後來傳事兵却反對這意見，很激烈地擺他的手，說那矮傢伙剛來的時候，衣服穿得滿好，還有一件藍絨袍子哩，哪里像是一個窮人子？這就更使大家迷惑了。可是盧合興却不耐煩起來，嘲笑衆人地罵道：「借猜個屁呀！總之，這個年辰來吃糧，就準是個不

折不开的傻瓜！你們要是還不明白，就連你們也是傻瓜！」

在這批壯丁之間，因為沒有受過很好的宣傳，都抱個頂壞的念頭，即是不想中途逃走的，不是沒飯吃的窮小子，硬定是個傻氣十足的糊塗人。每天他們除了下操五點鐘上課四點鐘之外，大家所最高興密談的，都不外乎是些如何乘機而逃的事情。一些班長爲了免招麻煩起見，也對壯丁，說些迎合的話語，甚至連贊成逃走的意見，也公開講了出來，有些還悄悄教了一點兒開小差的方法。不過每個班長都預先囑咐一個條件，即是這事須在新兵交到團管區那面之後，才能實行。否則大家皆是本縣人，公事公辦，弄壞了臉皮，以後不好見面的。壯丁也有些也明白在縣里就逃，是脫不了干係的，必須到了團管區開赴前綫的時候，如此回到家中，才能安居下去。因此，縣中的壯丁訓練營里，從不會有個開小差的事情發生，上級長官就覺得一般壯丁，都很好了，也用不着過份賣力的精神談話，免得有傷腦筋。而壯丁些也因有了另外的企圖，另外的打算，也就無須仔細去聽長官的訓話了。他們頂喜歡聽的，到是什麼地方閩女打私仔，丫頭跟人逃走的新聞。更使他們聽得鑽心入骨的，是吳長勝講的那些關於開小差的故事。這人是個兵拐子，專門頂替別人當兵的角色，對於逃走的經驗，非常豐富。他說他有一次在外縣一百二十塊錢頂替一名壯丁，管領的人好像押囚犯一樣，走在荒野地方，簡直把人背剪着手，拿索子緊緊捆著。「可是我老先生到底逃脫了！」說到這裡的時候，他往往做得很神氣，擺出一個了不起的架子，就像一位老前輩。別個壯丁不徵不起反感，反而伸長頸子，恭而敬之的聽着。如同對待

老師對待著薩一般。盧合興對他感情尤其好，只要家里人來否他，帶有點心如乾紅薯果糯米粳粳之類，一定要多分點給吳長勝。至於吳長勝接着這些東西，總帶着幾分厭煩的樣兒，不是說，「這有什麼吃頭」便說「誰還高興吃這些」可是他却一次也沒推辭過，而且送上嘴的時候，老是他一個人先吃完。盧合興每次見他接着吃了的時候，便像蒙了恩賜似的高興起來，還紅着臉把自己剩下的遞給他，低聲懇求聲地說：「你老人家，再吃一點吧。」吳長勝就現着到理不理的神氣，拖聲曼氣地說：「吃嗎又吃一點嘛。」一面就伸起手來，誰都不覺得盧合興太做得卑怯，只羨慕他家裏會有東西送進來，由他稱心如意地去孝敬人。他們毫無疑義地覺得，將來活與長勝的光，首先跟他逃脫的，一定是盧合興。盧合興本人也以為自己最有希望，能夠跟他逃走。不過有時又想起吳長勝那種不接不離的態度，又頗使他擔心，說不定到某個時候，他會翻起眼晴不認人的。盧合興甚至背地里稱恨起來，「難得這喂不乖的狗」雖然是這樣罵，但當了面時，還是不斷地用話恭維，拿東西孝敬。盧合興極盼望有這麼一手，即是與長勝忽然十分喜悅起來，照着他的肩頭重重拍一下，「老弟，你不要擔憂一切都在我身上」，然而真可惱極了，吳長勝偏偏不肯說這句話。盧合興煩惱起來的時候，就會獨自發脾氣，「算了，註定該死，就是逃也逃不脫的。」或者說：「我不肯信，子彈就那麼有眼睛，鑽進我的頭上。」只在這些時候，他心里才得了安靜，不再打算以後的事情，不再設法去求得別人的歡心了。晚上睡覺也睡得安安穩穩的。

但是，這沒經過好久又爲捨不得離開家鄉的念頭所苦了。尤其是兩星期第一次告假回家去的光景，更使他增長了依戀的情緒。父親素來把他看成懶人，一向對他非常冷淡的，這回竟格外親切了，現出憐憫和疼愛的神情，「殺個雞給他吃吧！」這樣吩咐之後，還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母親則一直眼淚汪汪的勉強笑着，吃完一碗飯的時候，借拿筷子朝碗底一刺，對女兒說道：「再添一點，就這麼多！」跟着漂亮兒子一眼，向一桌的人說：「從來沒有今天這麼好的胃口囉！」至於他那微微發胖的妻子，更加高興得舉止措亂，宰鷄時，割破了手指皮不消說，有兩碗炒菜，竟不曉得放了多少鹽，鹹得每個人吃在嘴裏的時候，都皺緊了眉頭。父親原是很愛發脾氣的，對此也只是微溫地笑道：「真是打死鹽販子了，這麼大方！」耍了兩天，重新回縣銷假的時候，家人陰沉着臉忍着眼淚的樣子，他可以竭力掉開眼睛不看，但那六歲的男孩子和四歲的女孩子，哭着一邊一個來拉他的尾，趕喊着「爸爸，我去我去。」便叫他也不得不爲之難過。想着這些情景，只好又向着那位「喂不乖的狗」勉強做出笑臉來。

直到那個年青的矮個子自動進營引起大家詫異時，雖說盧合興口裏嘲笑別人「借猜什麼呀，那簡直是個不折不扣的傻子。」但在心裏却更比別個狐疑得很多，他無時無地不想知道，爲什麼這麼一個小子，竟活得如此坦然，一無畏懼到底原因在那裏呢？有機會他簡直問一下。

那個矮個子青年班長點名叫他林志超的，不但自動入伍引人注意，就是穿一套不合身的長軍服，戴一頂不合頭的大軍帽，也夠惹人感到滑稽，同時面色和善，喜歡和人攀談，不久盧合興便合他混

熟了。有次在飯後休息的時間，談到了家常，盧合興就帶試探的口氣，開玩笑似的問他道：「你家裏父親老人家管得很嚴吧？出去玩一下回來，他就要罵半天。是不是？」

矮個子青年盤坐在地上，一面抓著面前的石塊拋耍，一面答道：「我沒有父親。他老人家早就去世了。」

於是盧合興，眨起一隻眼睛，想了一想，又問道：「我猜想你母親老人家，一定是個脾氣大的老太婆，問她討點零用錢，他都要囉囉嗦嗦地講個半天，老弟不要哄我！」

矮個子青年拋去手裏的石塊，揪一揪他那豎到眉毛的大軍帽，對著盧合興直看一眼，笑著說道：「你簡直像到過我們家一樣！」

盧合興揚一下他的右手，得意地說道：「我一眼就看得出來的，什麼也瞞不過我這兩隻眼睛！」矮個子青年又抓著拋開的石塊，對盧合興的臉子比了一下，譏諷地笑道：「請慢點誇口！你那兩個眼珠子怕借比不上這兩個石塊哩……我告訴你吧，你去打聽打聽看過年的時候，我娘要施多少米跟四鄰左右……我們兩兄弟進學校讀書，一年花她三五百，她老人家從沒有吝惜過半文錢。」

盧合興並不成到難為情，只是做一下鬼臉，笑着嘲弄道：「那我這回一定猜着了，準是動了你老婆的氣，半夜把你踢下床來，還指着你的鼻子罵：『滾開！你這沒中用的小鬼！』這一來，你就賠下傷心咒，永遠不回去了！」

矮個子青年大笑起來，並就將手里的小石塊，打在盧合興的身上，罵道：「放你的屁囉！胡說白道的。」接着立起身，跑開了。

盧合興便三步做兩步地跑過去，一把抓着他的肩膀，作鼓正經地說道：「我們不開玩笑！我請問你一句話，你家裏人既是那末好，爲什麼自己要跑來吃糧？」

矮個子林志超，抓在大手底下，無法動彈，又見張在面前的是這樣認真的臉子，便只得靜靜地站着聽。

盧合興怕他沒聽明白，又重新問一遍，並加說道：「我真是不明白！」

矮個子林志超以爲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，便忍不住笑了起來。「你問這個？」接着把下巴尖朝上一抬，反問道：「爲什麼不該自己來當兵……你說家裏人對你好，就不當兵麼？」

盧合興不高興地說道：「不是，又怎麼的呢？」

矮個子林志超飄飄地笑道：「這就錯了！正惟其家裏人對你好，你就更應該自己跑來當兵囉！」盧合興感到滑稽地笑了起來，一面抓緊林志超的肩膀亂搖，道：「你又在同我開玩笑了，看我不

說出點好話來！叫你差得來像小姑娘一樣地跑開！」

矮個子肩膀發疼了，急忙掙開他，邊跑邊說道：「簡直是一條牛，又蠢又笨的。」

第二天，因爲跑步跑得太久了，跑在尾巴上的矮個子林志超，竟然跌倒在操場上，隊長便呼大家

多多休息一陣。盧合興一邊拭着額上的汗珠，一邊自言自語地嘆氣：「我們這一輩子人，都不曉得造了什麼孽！」隨即信步走到矮個子坐的地方去，他那邊正格外圍了許多人。他見矮個子拔着一根樹坐，臉色灰白，現得有饑沒氣的。禁不住搖頭，對旁人說道：「真是傻瓜……我們這些上了册子的，到原是有辦法！」那個臉上有疤痕的兵士接口說道：「我猜總是想做官吧，如若不然，誰肯吃這樣的苦！」先前他是猶矮個子爲了沒飯吃才來當兵的。吳長勝傲岸地搭話道：「那就太蠢了？誰不曉得前綫砲火厲害。十有九個回不轉來，這年辰，送我當旅長我都不幹，你當小兵的，還爬得上去，除非是天上將星下凡子彈飛到身上也落下地去！」他一向說話，就總離不開這兩類，不是講開小差的故事，就是說前綫怎樣可怕的情形。藉此可以使人感到害怕，好越發想去巴結他，買他的歡心，討他的好。這里一班新兵對於前綫的恐怖，差不多都是由他吹起的。盧合興聽見這麼說，便趕緊做出笑臉搭嘴道：「你老人家說得不錯，真是太蠢了，這年辰哪里是做官的時候。」吳長勝現出了不得的神氣說道：「那自然！」不高興說話似的，車身走了開去。盧合興立刻不快地紅起了臉。

那位臉上有疤痕的兵士，馬上就改變了意見，搔着頭說道：「我看這怕是吃了符咒的吧？」盧合興想：「要是符咒有這麼好的話，我們這些人都該去吃一點。」但立即有一位兵士取斥說：「哪裏的話，吃了符咒的人，是不會那樣清醒白醒的。」於是疤痕臉的兵士，便又取消了自己的話，現出抓傘不定的神情說：「那就令人難猜了！」

矮個子復了原之後，大家散開了，盧合興却挨近他坐着，帶着憐憫的神情問道：「爲什麼你要來白白吃這些苦呢？」

矮個子舉手拭一下額部，微笑着說：「這算吃苦麼？不過是趁機會操練操練哪。」

「操練？」盧合興失笑起來：「那還不如躲在家裏洗洗煤炭好……你們家看來又並不是缺少飯吃的，這樣子來操練，到底爲些啥呀？」

矮個子皺一皺眉頭，冷冷問道：「你數倒一個人有百把畝田，就一輩子不愁穿不愁吃麼？」

盧合興把頭一偏，毫不猶疑地說道：「那當然，我要像你那樣，屙屎都不朝這一方！」

矮個子驚異地看他一眼，半響才問道：「你簡直不曉得日本××在攻打我國麼？」

盧合興掉開臉笑着答道：「這怎麼不曉得……上頭不是天天在講麼？」

「既是曉得，那就該死了！」矮個子說得氣忿忿地。

盧合興略微紅着臉說：「叫我們曉得有什麼用處呢……難道日本××還會打到我們這里來？」

「真該死，你數倒日本××不會打來麼？」矮個子幾乎跳了起來，眼光兇惡地看着盧合興，「要是人人都像你這樣，明天就會打來的！」

「只要他娘的敢打來，就請他娘的打來好了！」盧合興隨緊一隻眼睛，一時做出兇狠的樣子，「到了那步田地，你看嘛我盧合興是下是怕人的！」

矮個子搖了一搖頭，吁了一口氣似的，說道：「真是可憐，生成一付耗子的眼光……我請問你，你不先操練，日本××明天打來了，你拿什麼本事去對付他？」

「拿什麼本事對付他？」盧合興遠遠處坐着的隊長一眼，小聲說道：「你默倒這樣操練操練，就練出本事來麼……我告訴你，這只對於你們讀書的先生才有用哪……我們做莊稼的，是根本看不起這一套什麼向右轉向後轉的……說跑步麼？來嘛，我們去爬山，看哪個隊長跑得贏我們……說打槍麼？來嘛，我們去打飛鳥，看哪個當長官的打得贏我們……你稱四兩棉花去紡紡看（意即訪問）我盧合興並不是憑空地吹牛！」

「那麼你們既不像我一樣，一跑久就倒，還有什麼叫苦連天的呢？」矮個子盯着他，一直不離開他的眼睛。

盧合興搖着頭，十分認真地說道：「你是才進來的，你哪里一下子明白的了！」說到這里，更加小聲了，「只要多住久一點，你不感到這是個活造罪的地方，你就是泥巴做的……我問你，你現在這麼大，有沒有人打過你的耳光……好，你等等幾天吧，那味道是很容易嚐着的……我們都是二三十歲的人了，小孩子至少也有兩三個，還動不動吃巴掌，再不然也罵得狗血淋頭的……這就叫做操練麼？娘賣麻×的！」

矮個子張着眼睛看他，沒有搭話，等了一會，盧合興又繼續說下去：「還有頓頓這樣的伙食，你吃

得下麼？」

矮個子這次才搭嘴道：「這到不要講了，既是當了兵，伙食還講什麼呢……聽說前綫的士兵，有的還整天沒有東西落肚哩……我們在後方的，可不要怪到伙食這一層！」

「不能怪到這一層？」盧合興又吞一下隊長那面，眼光鋒利地看着矮個子，低聲而沉重地說道：「我還不是說伙食不好，你去查查看，他們辦伙食的，真太欺負人了！我有個堂姐子，她在縣立女學校教書，才四塊錢一個月的伙食，頓頓有葷菜，隔不幾天，還要吃個把鴨子，這里呢，鬼東西些，你猜要多少……入娘的，四塊八呀……真是把我們當傻子打整……我是不服氣的，我並不全是鄉巴老，就是長沙，衡陽，我都到過。」

矮個子起初原是有點不相信的，但後來却為盧合興激怒的神情所感動了，就搖着頭說道：「這真太不好了！」還想發表一點什麼意見的時候，催人集合的哨聲，尖利地響了起來。

等到了下操之後，矮個子特地追到盧合興的身邊去，一面挨着肩膀走，一面勸慰地小聲說：「這些漢奸行為，實在該殺……不過，我以為，應該從大處着眼，俗話說得好，不看僧面看佛面……要是爲了這點子小事，連兵也不當，那就非常之不對了……是媽……你怎麼不回答我。」

盧合興眼睛一直望着前面，走了一會，猶有餘怒似的小聲回答道：「不對……我老實告訴你，就是你給我一百塊錢，我也不肯當兵，我請問你，爲什麼我要受他們的欺負，給他們打罵……撞了鬼

了」隨即看以下左右前後，便大踏步，走他的。

矮個子噓了一口氣，隨便拿手掌拭一拭臉，就連忙趕上前去，又揀着了盧合興的肩膀，偏著頭熱忱地問道：「那末你連日本××也不打了嗎？」

「怎麼不打……只要他打到我們這裏來」盧合興這回說得很大聲，昂着頭，直朝前走着。

恰好他們這下走到吳長勝的身邊了。聽見盧合興這樣講，吳長勝便掉過頭來，詫異地冷冷問道：

「打哪一個？」

盧合興沒有回答，只是走他的。矮個子看見吳長勝馬上現着不高興的樣子，又問了一聲，便笑着

代爲答道：「不打什麼……他是說打日本××」

吳長勝立即冷笑了兩聲：「打日本××……他嗎……哼……除非他娘老子，另外生過一道」

這便矮個子也生氣了，惱怒地說道：「同志，請你說話留心點，不要這樣隨便侮辱人」

吳長勝看了矮個子一眼，也學着威聲：「同志」然後接着說道：「不要生氣，我不是說你……他

老弟我明白的，不是那材料」

盧合興一直沒說話，只在地上一塊塊卵石絆他一下的時候，才粗魯地罵一句村話，把石頭踢有

丈多兩丈遠。

矮個子還想向他說什麼的，但見他黑臉都嘴的樣子，也不好開腔了，只各自靜靜地散回宿舍去。

會會上講堂了，這却不是上級長官照例的上課，而是本縣軍事參議派來負責人出席演講。因此，大家都感到了有些興奮，一齊把眼光射在那新來者的身上。他的瘦長的紫黑臉，鋒利的眼睛，以及頭髮微禿的頭，都使人發生了興趣。同時聽着他清晰的語句配合着響亮的聲音，一點也不感得厭倦。盧合與對於他的話，開頭還馬馬虎虎地聽，後來聽見他說到若要保衛家鄉必須當兵的道理，便不知不覺地凝神注意起來。末尾聽見這樣說：「你要等他打到，你才肯拚命嗎？……弟兄，我告訴你，那就太遲了……就說你能夠拚死命把他打轉去，他退走的時候，也會搶完你的東西，燒光你的房子……最好的辦法，便是日本××還送來，我們就先趕去，把他打走，叫他日本××永世不能打到我們這裏……像這樣才是真正的保衛家鄉！真正保護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！」聽衆中有人帶頭拍起手來了，盧合與趕忙望過去，正是比衆人矮一個頭的那個矮個子林志超在拍。他也禁不住隨着大家拍了起來。

下堂的時候，那位愛說話的兵士，臉上現有疤痕的，望着演講者退去的背影，贊嘆地說道：「到底

是當過旅長的囉！」吳長勝在旁輕輕噓了一聲，輕蔑地小聲說道：「你才聽去了！權要是敢同×人打的話，他回來做什麼？……老弟舌頭是扁的，說話是圓的哪！」接着又拍一下疤痕臉的肩頭，提高聲音說道：「我告訴你哪！真是有趣得很……剛才我聽見盧合與那傢伙還在向人家吹牛哩！說他也要上前線去打日本××，你說笑話不笑話？」這使疤痕臉忍不住大笑起來，並拿眼睛朝擠動着的人羣中去睜睜。站在他兩背後不遠的盧合與，靠紅着臉子，趕忙立刻躲開去，心里好生難受，禁不住惱怒起

來，逸走出教室就罵道：「雜種，你把老子惹毛了，老子就要先向你開刀！」

這時矮個子林志超正走過他的身邊，便驚異地看他一眼，問他道：「你還在發哪個的氣？」

盧合興理也不理似地說道：「你沒聽見嗎……雜種，太看不起人了！」

矮個子林志超怔了一下，但立即明白了，勉強笑着說：「你也是，理那流氓做什麼……剛才我打聽過，那簡直是個強盜拐子……換在別個地方，早就槍斃了。」兩個肩並肩地轉過走廊，轉向操場去，一時都沉默着沒有講話。沒人下操的廣場，顯得很靜寂，踏平整了的泥土，照着冬天午後的陽光，約略有些發白。幾聲時落在地上的枯葉，給微風一吹動的時候，便沙沙地發響。都了半天嘴的盧合興，突然問矮個子道：「爲什麼這裏不整治這樣的東西呢？」

矮個子略帶憤慨地說：「全中國都好，惟有我們這一縣，最壞，最糟糕！做官練兵的，眼睛瞎，且不說，偏偏我們這批壯丁老百姓，還把他當成菩薩一樣地捧哩……這一點就最氣人！」

盧合興不由得連耳朵根子都通紅起來。因爲先前最捧那流氓的就是他。

矮個子沒有望他一眼，一面朝前走，一面繼續說：「這到不要緊，我們又不是老羅在這裏的，交到團管區師管區就好了！」

盧合興偷看他一眼，見他並沒有瞧出自己的狼狽，心下就稍微好一點兒，同時爲了遮醜起見，趕忙接口說道：「聽說火綫上，日本××砲火兇得很，一下就要打死多少入麼？」

矮個子失笑起來，偏起頭問道：「你聽哪個說的？」

盧合興禁不住又臉紅了，他不但不好說出那流氓的姓名，而且還惱恨自己為什麼又記着那流氓誇過的話語。

這個矮個子一眼明白了，慨嘆地說道：「你們都太老實了……看那強盜拐子嘛，哪會有半句真話吐出來呢……不說別的，我們又不是空起手給他×××打爲什麼會一下死許多呢？我們也有外國買來的洋槍大砲哪……他打漢口的時候，比我們還要死得多些哩！」

盧合興連耳朵根子都紅透了，含含糊糊地說：「我……到早不相信他那些鬼話的！只不過沒事做，隨便聽聽罷了！」

從此以後，他再不去聽吳長勝的「故事」了，遇見的時候，也趕快低了頭，生怕看見對方那雙滿帶譏刺的眼光，家裏送來的點心，如油炸的紅薯果子和糯米粳粳之類，也再不去作無謂的孝敬了。

同時，吳長勝却對人罵盧合興起來：「反叛人的看嘛，將來總有一天要落在老子手頭的。」尤其矮個子使他生氣，若見先前盧合興孝敬自己的禮物，全一一落在他小子的嘴里，便口水嘩嘩地亂罵：「這小日本××子皮子真在發癢了，老子非衝他幾大砲不可！」一面還伸出兩隻拳頭來使勁地晃了晃，雖然並沒有明說出小日本××子就是矮個子林志超，但大家却非常了然的。盧合興有次便提醒矮個子：「你留心點吧，羞着他，他真打你哩！」矮個子大笑起來：「你怎麼那樣怕？看塊頭，你還比

他大一點哪！盧合興道：「又紅臉了，但却很嚴厲地舉一下右手，說：『我怕他……我是擔心你個子矮呀！』矮個子忍着笑，鄭重說道：『你看那樣兒嘛，只不過嚇嚇人罷了……我告訴你嘛，真正咬人的狗，是不會先叫出聲來的。』盧合興看見他，心裏這麼不在意，說得這麼有把握，便也禁不住笑了。

愛說話的那位兵士，臉上長着疤痕的，無意中便把這些話傳給吳長勝了。吳長勝登時氣惱得發抖起來，臉色弄來青一陣又紫一陣的。隔了一會，才罵出一長串的醜話來洩氣，並當衆賂下了咒：「非向小日本××子報仇不可！」

第二天，星期日的上午，這些壯丁都照例到營外去玩耍，坐在不遠的土坡上晒太陽。矮個子便拿着一張朋友寄來的報，坐在他們旁邊看。盧合興和一些喜歡注意戰事消息的，便要矮個子一面看，一面講給他們聽。當正講得興趣很濃的時候，突然伸來一隻手，紅不說白不說，就把報紙一把抓去。大家連忙抬頭一看，原來惡作劇的是吳長勝。盧合興立刻心緊了，懂得他是故意來搗亂的。吳長勝拿去報紙，神神氣氣地坐在一旁，軍帽罩在後腦上，誰也不望一眼地，只是裝着在看報。臉上長疤痕的兵士便去搶奪道：「還來！還來！人家正看得上勁哪！」

吳長勝掀開疤痕臉的手，鬼眉鬼眼地說道：「你們看得，我就看得不得嗎？」

疤痕臉知道他的用意，便利用旁觀者身份來嘲笑他：「算了吧，你登龍大的字認得幾羅筐？」盧合興看見矮個子，一點也不生氣，到反面笑嘻嘻走過去，親切地向吳長勝說道：「同志，報紙不

是這樣看的，你拿顛倒了！」大家馬上哄笑起來。

吳長勝却板着面孔罵道：「咱老子就是這樣看的……只有我的孫仔子才顛起看！」

矮個子紅着臉，勉強忍着氣，說道：「同志，你怎麼這樣野蠻……請你說個明白到底我哪點對不

起你，你這樣再三再四地同我爲難！」

吳長勝撕碎報紙，跳了起來，就對矮個子一拳。一面且惡狠狠地罵：「娘賣的，瞎子吃飽飽，肚里有數！你不要這樣裝癡作傻的！」

矮個子第一下躲開了，第二下却挨在嘴上，一面喊着「你敢行兇麼？」一面拿手按着冒血的嘴巴。

盧合興把軍帽抓下，朝地上一丟，猛地跳了過去，照吳長勝的右手臂下死勁就一捶，同時大聲罵道：「喂你的奶奶，你敢欺負他麼？」

吳長勝手臂挨了一拳，好生疼痛，又見他塊頭大，來勢太猛，便立即讓幾步，只是裝作怒氣勃勃地吼道：「朋友，請不要亂來，我並沒有傷負你哪！」

盧合興緊逼上一步，直對他的鼻子尖，輪睛鼓眼地問道：「我請問你爲什麼要出手打他？」

吳長勝向矮個子侮辱地看了一眼，罵道：「你問那個日本××子麼……他背後……」

盧合興不容分說，呼的一下，就衝他一拳，立刻將他衝在地上。嘴里罵道：「喂你奶奶，你才是日本

××子呀！

吳長謙一面翻爬起來，一面申訴似的喊道：「朋友，你怎麼不聽我說，他背後罵我哪！」

盧合興使勁按着他，不讓他爬起來，一雙騰出拳頭來打，一雙回答他道：「噢你奶奶，看你怎樣老子也在背後罵過你！」

別的兵士，並沒有走來勸解，只是兩手插在褲袋里，笑着看。

吳長勝給他打得只是喘氣，一面氣吁吁地喊：「雜種，我要報告上去的，你這樣無憑白故地打我！」

盧合興對着他的嘴巴又是一拳，「報告上去就報告上去，我還怕你嗎……雜種，你是犯法的兵拐子哪！」

被人無辜撕碎了的報紙，落在土坡上面，給過路的冬風一吹，便快快活活地卷着飄下坡去，彷彿得意有人替他報了仇似的。

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夜。

反抗

隔三四個山頭，就能瞧見的野豬嶺，在這南方的初冬時候，最引人注目的，並不是因為牠本身長得高大，常綠樹木生得多，實在是由於滿山上下，竟然會顯露了那麼多那麼可愛的楓樹。遠遠望去，無數片鮮紅奪目的豔彩，陪襯在野竹楠木樅樹混成的黛色背景中，真比春二三月開放的野花，夏天黃昏時候的晚霞，還要富麗，還要美好！但這在遠近周圍的山鄉人家，却年年都看慣了，就並不怎樣稱奇贊賞。他們心目中所喜歡的野豬嶺，只是那些砍不盡的雜柴，獵不完的野物。前些年辰，據老輩人講，連老虎豹子都有過，現今因為打獵的村人，一年一年地多了起來，就是獐子鹿子也不輕易打着。不過每次去搜尋的結果，總比別座嶺有收成些，至少也有幾隻野鳥野兔，掛在下山來的獵人腰間。

南方冬天總是多陰多雨的，陰歷十月十一這一天卻十分晴朗了，還不到正午的時候，就熱來使人想褪去一層衣裳。大橋洞村莊上的幾個年青人都趕忙在上午做完一天的事，喜洋洋地邀約午後去打獵。目標自然是挨近不遠的野豬嶺，其中尤其高興的，是陳家保那傢伙。他是個整天沒有事的人，手上不是摸摸「上大人」這類的紙牌，便是拿着鳥槍在院子後面的山林里，輕手輕足地走着。先前他父親對於這類放浪行為，非常看不入眼，一看見就罵。到後來因見他竟會躲到墟場上去偷着荒

磨了這才對他改變了辦法，只要肯蹲在家里，便可一切放鬆。然而父親一見了他，還是不由得要黑下臉來。或者背後有人提到他，父親總要切齒地恨恨說一句「敗子」！但這敗子，却很受一般年輕朋友的歡迎，第一是他能打一手的好槍，什麼飛起的東西，只要難得不太遠，一舉手就打了下來，用不着瞄準那顆子功夫的。第二，他不像他父親那樣吝嗇，硝和子彈，別人一向他討，他肯立刻拿出牛角筒子來，空一半給人。只有槍，他不願借，他說這會使壞他的。他很看重槍，平常總是用袖洗擦，弄得鐵槍筒上，沒有一點鏽，就是連木托手，也簡直亮得發光。其次，最喜歡狗，他一共養有四條，都是仔細選擇過，頂能追逐野東西的。要是有人打傷他的狗，他便要同人家大吵一場。十一這天午飯後，他便全副武裝起來，腰上掛着三個彎牛角做的筒子，裝着硝，馬子，散子一類的東西，肩上抗着一桿鳥槍，帶着四條活跳跳的獵狗，和七八個雄糾糾的青年人，興興頭頭地出發。還沒走好遠，陳家保就對一個結實小夥子打賭道：「看我們今天哪個打得多！」那個小夥子掉轉過頭，又濃又密的頭來，興奮地笑了一笑，同時却緊緊地捏一捏他的槍，不消說，依照先前的習慣，陳家保由他的臉上，已明白他是熱烈贊成自己的提議了。所以，陳家保便得意地邊走邊說道：「好的！我們今天到要試試看！」那個青年叫陳發生，也是一個頂會使鳥槍的腳色，不過家產並不富有，終年須要勤苦做事，才能度日子的。打獵在他，可不像陳家保一樣，只是隨意的玩耍，而是農暇的職業，像打死一隻黃鼠狼，皮子至少能買三四元錢，這對於家庭方面的收入，就是一筆不小的進款。

他們到了野豬嶺，起初還是一些人嚇狗，作聲呼嘯。一些人佈在要道上埋伏，準備襲擊。後來因見坡上有人砍柴割草，知道林里的野獸，如像獐子麝子之類，早就驚走開了，便各自去碰各自的命運。在林中尋那些成羣結隊的野鳥。陳家保打了一隻小鴛鳥，暫時除去了他的不快，但他想起了別人也許比他打得更多些，尤其是陳發生，他是和他打過賭的哩，心上便頗為煩燥。看衣衫已給荆棘撕破了，兩個口，鞋子完全漲滿了山上的爛泥，就自言自語地惱怒道：「今天真倒楣，偏偏又碰着這些該死的東西，砍的砍柴，割的割草。」於是他再鼓勇朝前走去，想再找尋一點可打的東西。恰好一隻花羽的野鷄，給狗惹飛了起來，一下就飛得無影無蹤的了。他假裝着狗向他飛去的方向，急急地趕去，狗跑了一陣，叫了起來，他立刻把槍裝上馬子，以為前面一定搜出什麼野獸了。接着狗改變了聲音，轉成和平默禱的嗚叫，同時並聽見有人在低聲責備：「滾開，瞎了眼睛的！」他急忙跳出去看，原來坡頭老樹根上，正坐着陳發生，狗已經跑開了，他一個人坐在那裏，槍順在地上，彷彿非常疲倦，現得很頹喪的。陳家保大聲地喊道：「喂，你怎麼坐着一隻野雞剛從你這面飛過來！」見他沒有回答，就急忙聽一下他的身上，又打量一下他的週遭，追不及待地問道：「你打得多吧？」

陳發生懶懶地回答：「打着屁的，一個也沒有！」

陳家保瞥一下掛在槍枝上的小鴛鳥，竭力掩着自己的高興，關心地說道：「怎麼的今天，不是滿水的鴛鳥麼？」便鼓勵他說：「真奇怪，才沒跑多久，就累了？你這樣壯不得壯的……來我們去趕這個

野雞？娘賣的，看牠今天跑！」

陳發生竟至連身子也依靠在老楓樹，毫無興趣地回答：「我不想趕了！」接着眼睛却朝坡下的原野望着。

陳家保便反激他說：「不想趕，你忘記我們打的賭麼？你要明白，你今天會輸給我哪。」

陳家保很是吃驚，他知道陳發生一向是要強的傢伙，看見自己比別人少打一隻鳥，也要臉紅難受的，現在竟肯如此表示，不怕羅自己的台，便也忍不住坐了下去，一面揩一揩跑熱出汗的臉子，一面順着陳發生看的方向偵察似地望了下去。

山下的狹長原野，正明朗地躺在斜陽下面，各處麥地菜地，才發出葉苗，迷濛着淡淡的青色。淺的土坡上，滿開起白色的茶花，照着太陽，反射出點點銀色的光輝。村莊裏雞雞在啼，一聲一聲地送上山來，間或還隱約地聽見人家在椿確嗎——陀陀，嗎——陀陀，有規律地響着。

陳家保見什麼也看不出來，就又打量一下陳發生的臉色，疑惑不定地問道：「你莫非病了嗎？」陳發生仍舊沒有回過頭來，只是激動地說道：「沒有什麼……真是奇怪得很……就像有鬼一樣！」停了一會，才回轉頭來，望着陳家保說道：「我簡直聽見底下在講話！」一面拿手指一下原野。

陳家保詫異地問：「講什麼話？」跟着依據自己的猜測笑着道：「怕不是坡下面有人在割草，你一定聽那個了，哈哈，倒罷娘賣的，是我麼，早就打他們一槍了。」

這一來，到引得陳發生也笑了，罵道：「你總愛胡猜亂講的，不論什麼發話，你都要想到那件事情上面。」

陳家保作個鬼臉說道：「那末，你快說出來，到底他們講些什麼……會使你這般鬼聲鬼迷的，像失落了半個魂魄。」

陳發生望着山下的原野，伸手指着田地和山坡說：「是那邊！不是這底下，真是在說話，好像湊近我的耳朵一樣，」你為什麼喜歡當兵哪呵，不要離開我們！」

陳家保把手一揮，嘲笑說：「你真蠢，牠們怎麼會說話痛，我告訴你，這是你又記起媽的話哪！你抽籤那一天，我就聽見她說過兩三回。」

陳發生回駁道：「這不對，我媽說是說過，我却從來不難過哪。我還很高興，心想你先前阻得住我，如今可不成哪，這是官家大老爺的公事……今天下午真是有鬼……這也怪我不該起那樣的念頭。」

陳家保將落在身上的紅葉子掃開，依然帶着嘲笑的口氣問：「你在又起什麼念頭？」接着將牛角筒子上的筒蓋取下來，放在嘴上吹了一下，藉以喚他走遠了的狗。

陳發生却認真地說，那神情像不是對陳家保講，而是爲了悔恨似的「真是不該得很！我一到這里，就忍不住想，哈快要出去做薛仁貴了，讓我期望我們的地方吧！」

陳家保原是已經不大留意聽了，但聽見提到薛仁貴，便立刻不看陳發生一眼，因為這個一向看戲得來的人物，從小就很是使他發生興趣的。並且他還常常羨慕陳發生，說是我有他那樣窮就好了。而陳發生也便以為自己最有資格做薛仁貴。所以今年剛滿十八歲，抽中了徵兵的籤，卻不禁頗為歡喜。他的娘看見他的臉色，却非常難過，總是嘆着氣說：「你為什麼喜歡當兵哪，不要離開我們。」

陳發生望着山下紅着臉，不好意思地小聲嘆氣說：「真是有鬼，越看越使人捨不得出遠門。」

陳家保想着當年薛仁貴去吃糧會是這樣的麼，忍不住笑了起來，而且頗為快意，「我黠倒（以為）你真會去三箭定天山哩，原來還是這樣婆婆媽媽的。」因為他既沒有薛仁貴那樣窮，同時又因為他家替他買有替身使他失去了當兵的機會。故此很不願意別人去做薛仁貴，一面立起身來，又拿牛角筒上的筍蓋吹了一下。

陳發生這才不好意思地紅了臉，他站了起來，囁嚅道：「這，你不懂得的……人家從小就在那些田里扯草……那些坡上採茶子哩」（這種茶樹，葉不可以泡茶，只其子可以榨茶油。）

陳家保擱起槍，邊走邊嘲弄道：「你真是……那些地方又不是你自己的，哪就那麼捨不得！」陳發生聽見這樣說，就更加臉紅起來，連耳根子都發赤了，跟在後面走，竭力解說：「你不曉得……只要你在那些田地里苦過，你管他是那個的田地……一根禾苗，你親手栽下去，點點子矮，香香棍棍……你天天看見他長看見他打花，看見他結子……長來有你這麼高，蓋過你的頭，你想想吧，

一粒子就會收一兩百顆……你難道一點子不歡喜，不道謝嗎？」雖然他嘴上沒有說出感謝的那些田地，但他心裏却模模糊糊地覺着他是指着他們說的。

陳家保想着陳發生以及別人替他們耕的田地，自己一向並不看重的，便輕輕地說道：「我不像你那樣我到是捨得的。」確實他沒一點留戀。

這時幾隻狗都攆到身邊來了，跳躍着，且提起前足來撲他的身子，嘴上垂着涎，意思是想他那掛在筐上的雪鳥，他親臨的罵了一聲：「這些老太爺些！」接着便把雪鳥的翅子，足幹，肚腹，分成幾下去給牠們，順便就把粘在手上的鳥血，塗抹在近旁的樅樹皮上。一面看見狗搶吃的兇樣子，愉快地罵道：「撈錢刮肚的！」隨即回頭來向陳發生笑着說：「我們那位老頭子，你看他那們有錢，真沒有這幾位老太爺享福，不說一年到頭，菜（指一般肉類）沒有吃的，就連茶油也捨不得多用一滴……這樣過日子有什麼味嘛，還不是同你們差不多。」

陳發生聽見別處林子裏，有人拿牛角筒蓋子吹着嗚嗚的聲音，他也趕忙取牛角筒蓋子放在嘴上吹了一下，以作回應，這是獵人迷在山林內互相號召的表示。接着又回答陳家保道：「哪里說去……你們總沒有半邊半年來，都吃紅薯嘛！」

陳家保笑了，承認着在吃紅薯這一點上，到底比別家過得好些，所以跟着說道：「其實我還是羨慕你，我要是你那樣，吃紅薯過日子，還等得到現在，老早就滾得天遠八遠的了。」

陳發生感慨地說道：「你羨慕我……其實到是你好些，你走了，你可以無牽無掛哪……剛才我還想起不曉得那時候，薛仁貴走了，哪個養他娘老子……我大哥不早就就好……娘賣的，如今姪兒姪女，半大不大的，沒有用。」

陳家保翻過臉來，熱切地問道：「我看你，還是想法子逃避兵役吧。」

陳發生臉上起着愠聲，躊躇一會，接着揮一下手毅然說道：「這……我不能像你那樣」因為他想着，要做薛仁貴，這是最好的機會，現在還不出去，以後永不能了。

但陳家保却誤會了他的意思，以為他想逃避兵役，只是因為沒錢買替身，便十分同情地說：「自然，這太花錢了……其實你可以半路逃走的。」

陳發生覺得這樣簡直侮辱了他，一個要做薛仁貴的都會半路逃走麼！很是惱怒起來，掉開眼睛，忿忿地說道：「你可以那樣，我可不能夠哪！」

陳家保臉色都變了，抑低着聲音略微顫抖地說道：「爲什麼我可以呢？」

陳發生直辟辟抵塞道：「爲什麼你可以仔細問問吧！你學一輩子的薛仁貴，你學到哪里去了？還勸我半路逃走！」

陳家保馬上臉紅了起來，隨即氣忿忿地掉轉身，沉默地朝前走着，林子裏清新寒冷的空氣中，時可以聞着雨後的腐葉味。樹下太陽光照不透的矮小植物，葉尖上面還沾有許多的水珠，不住地

將圍入者的皮毛和褲子弄遍。看不見的高枝密葉里，有成羣的白頭大嘴雀，懸懸勃勃地鳴叫着。山風偶然吹過的時候，紅葉和黃葉，紛紛地墜落下來。陳家保走了一陣，狗些又朝另一邊地方跑去。不服他的叫喚，就暴燥地罵道：「娘賣的，看我一槍打死你！」

陳家保和陳發生走到嗚嗚吹着牛角笛子的地方，六七個年輕的友伴已經集合在那里了，他們的成績都很不錯，有的不是打着一對斑鳩，便是打着一個野兔，甚至還有人打着野雉和竹雞。陳家保若是往一回看見了，便會罵道：「娘賣的，你們運氣才好嘛。」接着就把打的野東西搶在手頭，抽了一抽，試試輕重，向周圍的人掃視了一下，高高興興地說道：「今天總夠大吃一頓了。」這一次却不同，只是看了一眼，便悶聲不發地，牽着一根樹子站着。至於那幾個年輕的友伴，在往天看見他喜歡，就故意揶揄他道：「怎麼的，我們的神槍手，今天也會走了火麼？」（走火即是打不着東西放了空槍）這回看見他的臉色難瞧，便不同他開玩笑笑了，只是其中有個矮個子，名叫陳德興的，人比較調皮一點，就說道：「我曉得的，等不幾天，人家要去打日本鬼子了，如今哪還肯再打野東西。」這話原是指着陳發生的，陳家保却聽了很不舒服，同時又看陳發生臉上，現出一股忍不住的喜色，便更煩惱，就一面帶頭走，一面說道：「下山去吧！」

在下坡的路上，還不免有些溜滑，因為路一直給常綠的矮叢灌木遮掩着的，一天的太陽光，尚不能完全晒透。人些都只好慢慢地走，謹防會一下子倒踢下去。狗却不時到路旁的林子草叢中，拿鼻子

去亂觸亂嗅。大家的槍枝常常種在樹樑上，或爲樹樑纏着，將人帶着弄來傾側一下。有人罵道：「就是太長了，真恨不得砍他一節！」別個附和道：「真的，要是用手槍那樣短就好了！」於是有人嘆氣道：「我這一輩子什麼都不想了，只想有一桿盒子砲，來打野東西！」這立刻引起三兩個人熱烈的贊同：「要是有一桿盒子砲，一個人都可以打老虎。你想我們打一槍，它一下子要打多少火去了。」

陳家保在頭前走，正聽得入神，恰好擔在肩上的槍枝，碰在樹枝上，給樹枝彈了一下，便想道：「娘賣的，這樣長斃長斃的，真討厭！」不知不覺地對於自己平素愛好的烏槍，也有了幾分憎惡起來。

陳德興又開始擲陳發生：「你們看他哪，連走路都不同，真是要去摸盒子砲了……拍拍拍……真是了不得的很……拍拍拍！」嘴里連續做着放槍的聲音。

陳發生笑着說道：「你弄錯了，這不是盒子砲，這是機關槍！」

陳家保趕忙回頭看一下陳發生，心里惱怒道：「這傢伙，簡直在賣弄起來了！」

跟着又有人嘆氣道：「要不是長子就好了，那些外國傢伙真兇人愛！」

陳德興便譏笑他道：「誰拉着你的鼻子哪！只要你肯去，難道你是長子，人家就不給你摸槍把子麼？」

嘆氣的人說道：「不是那樣說的，你自己試試看，你娘老子會答允你麼，給官家大老爺徵去，他就沒有辦法任你哪！」

陳德興輕蔑地說道：「那管他的，走了還不是走了！老弟，這只能怪你沒毒氣，囉俗話說得好，人無毒氣不丈夫！」

別個便趁勢嘲笑他道：「那末，你自己呢？」

陳德興笑着說道：「我嗎，沒中用的老東西了！」隨即拿自己肩上的烏槍比了一比，「這輩子只有拿着這個笨傢伙，打打野麻雀算了！」

另外的人都哄笑起來，覺得他這二十上下的人就如此自稱老朽，是怪有趣的，便譏笑他道：「是的呀，你真是老得很，鬍子都長得來拖着糖雞屎了！」

陳家保一個人沒有笑，路上石子碰了他的足，他便一足將它踢下坡去。

走下坡之後，太陽還相當高。但在原野中回顧四圍的羣山，尤其是偏在西邊的，都已抹上深藍的烟霧了，使人感到這已是向暮的時分，正午前後的熱氣，已經消退，刮過阡陌上的風，也使人有些瑟縮。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孩子帶着喊聲，迎頭跑了過來，漸漸使人看清他那通紅的臉龐和氣喘喘的神情，他是陳發生的姪兒，跑來報信的。說是縣裏來了兵，要他叔叔到縣裏去。五林叔叔和吉成哥他們都在等他，要他快點。大家明白這是調中籤壯丁去入伍，都不約而同地說道：「怎麼的會這麼快呀！」彷彿語氣中蘊藏着無限的惋惜似的。陳發生却背着臉，安慰自己似地說道：「這樣快也好……免得弄的人……三心二意的！」跟着便大踏步街上頭前，急急忙忙地趕回家去。

陳家保走回家，帶着一羣狗，擁進門去，迎頭就見了他的父親，立在大門內，正同鄰村一個親戚賭着話的，突然黑下臉來，看一下他，又看一下他的狗，現出恨他的眼色。陳家保朝那親戚招呼一聲，就趕快躲了進去，只聽見他父親在背後，對那親戚切齒地罵道：「敗子！」

陳家保往一回放下他的烏槍，很是小心，一定掛在乾燥的壁上，生怕起了潮溼。這一次，便把槍朝屋角一扔，由它東跌西歪地倒下。腰幹上解下來的硝藥子彈筒子，也隨便丟在椅子上，有沒有小孩子來弄它們，也不愛管了。他洗了足，換了鞋子之後，忍不住便跑到陳發生家去。

到的時候，陳發生他們業已向糶裏出發了。他的母親正送了兒子回來，坐在灶房門口流眼拭淚的哭。兩三個孫兒孫女，呆癡癡地站在側邊，望着他們的婆婆，現着憂愁的臉色。陳家保剛欲發問，老太太婆措去眼淚，抬頭看了一下，就忍不住大聲哭了起來，媳婦聞聲跑出房間來看，原是想來勸勸的，因見婆婆那樣傷心，便也止不住流出眼淚，一壁告訴陳家保，說是叔叔剛才動身的時候，也滴了幾滴眼淚，水，那簡直不像先前的了，一說自己要當兵，便現出歡天喜地的樣子，所以他婆婆因此上就更加難過，陳家保也禁不住頗為鬧然起來。

到後來，陳發生的母親竟一面哭一面自言自語地訴苦了。「要是你娘老子，有田有地，唔，荷荷荷，也早給你買個替身哪，荷荷荷。」就這樣反反覆覆地，訴苦着。這使陳家保越聽越難為情，因為他自己便是買替身來應付兵役的，老太太之所以看見他就越發傷悲，顯然正是由他招惹起來的。最後且

見老太婆一把鼻涕一把鼻涕地這樣哭着說：「老天爺，你是有眼睛的，爲什麼這樣子不公道！」知道他自已已引起老太婆的敵視了，便趕快走開。老太婆的媳婦，一面把灶上煮開了的東西，揭開鍋，一面打招呼道：「就走了麼？吃了夜飯去嘛！」陳家保邊走邊應道：「不坐了。」同時背後却聞着一股蒸熟紅薯的氣味，心想：「你這老太婆留他終年在屋裏吃紅薯，過苦日子，這就算是對他的愛麼？」他不禁搖一搖頭。巷內吹着黃昏時候的寒風，他現出凜然的神情，向家里走去。

他走進灶房里去，伸手向灶門烤烤火。見他坐在灶後面煙火的娘和正在切菜的嫂子，都很注意地看他一眼，神情上彷彿有什麼事在瞞他一樣。他想沒有什麼事情吧，於是坦然地只顯駭他的手。灶眼內塞進去乾茶枝，火勢燃得很雄，荷荷地發吼，小姪兒走來說道：「火在笑哩，今晚上怕有客來吧。」陳家保想起剛才門口遇見的客人，便問他娘道：「大表叔喃？」娘一面挑柴進去，一面回答：「早就走了。」接着抑鬱地嘆口氣，樣子現得很是不安，等一會兒，一個六七歲的小姪兒跑了進來，臉和雙手凍得霧紅，一壁嚷着冷，一壁就朝奶奶身邊擠去。烤一下手，忽然看見他的叔叔了，就好像尋他叔叔尋了好久似的，激動而興奮的嚷道：「叔叔，狗。」一面又指着灶開門外，奶奶立刻摸他一下。媽媽停止着切小菜，大聲喚他：「不要在那里擠，快來，我給你一個蘿蔔。」陳家保看出其中有些蹊蹺，心里有些惱他的娘，正要問他的狗，恰好他的大哥走進來了，雙手統在袖子里，戴着墨瓜皮帽的頭，竭力朝肩膀上縮，招呼他的大嫂道：「遲一點開飯吧，我還要出去收點捐。」隨即向他的娘和弟弟這面看了一眼，略帶

一點抱怨的眼色說道：「這年底公事真難辦，今天上頭又來催款。」說着便出去了。做母親的帶着憐憫的臉色，望着大兒子出去的背影，嘆氣般地说：「這樣冷的天氣還是辭去的好，如今長子又不抽去，還當保長做什麼呢。」陳家保明白他的大哥絕不會辭職的，因他正可以藉保長之名，天天上四境的墟場，去辦他自己的公事的，即是和朋友辦打牌吃酒一類的公事。所以就趁自己正在不大興高的時候，抵塞他娘道：「你老人家不要白操心這些心吧。」他的娘塞了把柴進灶眼，生氣地說道：「叫我不白操心……你問你瘦子，看這屋里離得我麼……」要想說點什麼話來立又隱忍着了。

不久，陳德興來叫他去吃野雞肉，他才高高興興地走了，回來的時候，是帶着一臉的酒氣。但他父親他們還空着肚子在等候他的哥哥，他也不管，便嚷着說他的狗跑一下午，一定餓了，就走到灶房里去，舀飯給他的狗吃。結果只有兩隻狗來，其餘兩隻，却不見了，走到屋前屋後去喚，也不見影子，於是想起他娘和嫂嫂罵他的情形，更加明白那是一定有些講究，趁着酒醉便亂罵起來。

他的父親看見他酒醉飯飽地走回來，又先舀飯喂狗，便想發作了，這陣聽見罵那許多村話，就惱怒道：「閉嘴！你在罵哪個？這屋里可由你亂罵的麼！」

在往天他是不敢回嘴的，這回便小聲咕嚕道：「我是罵那偷我狗的！」

父親雙手烤在火籠子上，偏起頭，惡惡狠狠地問道：「你有甚麼狗……你拿什麼東西喂大的……你的狗！」

母親屏聲息氣地坐在側邊，看見他兒子，並不像往常一樣，帶着畏懼之色，只現出一臉的忿怒，便放下籠在衣里的火籠子，走過去拉他，輕聲說道：「你快去睡了，不要同他老人家鬥嘴！」

陳家保這時漸漸明白他的狗，一定是由老頭子叫他表叔牽起走了。因為他的表叔，正和其他南方人一樣，最愛吃狗肉，而且一來他家，便稱贊他的狗，說是吃起來一定是十分可口的。老頭子也常常對他罵着說：「你牽去好了，養這麼多要吃窮我的。」陳家保一明白他父親今下午幹的好事，同時想起牽去的兩隻，又偏是最靈巧最會趕野東西的，便氣得發抖起來，掀開他娘道：「你不要拉我，我今晚什麼也不怕！」

他父親把火籠子一頓，對他站起來嚷道：「你今晚要幹什麼？你爲了狗，要同我拚命嗎？」

他母親趕緊攔他父親，急忙勸慰說：「你們爸爸也是！息氣一點！息氣一點……他今晚吃酒吃糊塗了！」

老頭子想起自己還是空肚皮，更加冒起火來，「娘賣的他還要發老子的氣，……你想想看吧，老子哪點對不起你……要不是早替你花百二十塊錢，還不是跟他們今下午一樣，半聲不敢呼地押去當兵！」

陳家保想起使他錯過做薛仁貴的機會的，正是他老頭子，就氣狠狠地抵塞道：「當兵就當兵，我怕什麼！」

老頭子氣得簡直要跳起來，輪睛鼓眼地看著老婆子說：「你看你養的好兒子哪……簡直報應了！」隨即掉頭，火星暴跳地罵兒子道：「你要去死就去死你的……我留著你這敗家子做什麼？」

陳家保一直嘟著嘴巴，惡聲惡氣地說道：「我不是去死我的，還要哪個填命不成！」

母親勸著父親的，又連忙掉轉身來揪兒子：「砍頭的，你跟我少說點，好不好……他是你的老子哪！」

老頭子氣得來一面跌足，一面連連地罵：「他還認得我什麼雜種，簡直是忤逆不孝的東西……我要縣官大老爺把你關起來，管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我是說得出來就做得出來的！」

母親又趕緊回過身來，勸老頭子說：「你們爸爸也是……一說，就說出那樣的話來……他人醜不懂事，到底是你親生的兒子哪！」

兒子一面立起來，一面氣青著臉子，恨恨說道：「關起我……看嘛，出錢買兵役的人，官家大老爺就不管麼？那是一條條寫在告示上的！」

「雜種！砍頭的！你這樣沒良心！」老頭子氣急了，順手抓著板凳，就用力打去，「我全是爲了你，你還拿這點來告我麼……滾！你不是我的兒子，你馬上給我滾出去！」跟著又拿火籠子向他打去，火星立刻散了一地，躲在那角落里看的小孩子些，都嚇得幾乎要哭了起來。

老婆子也慌得來趕緊拖住老頭子，流著眼淚，只是勸。

陳家保一壁躲，一壁朝外走，一壁都耷着嘴巴道：「滾就是了！我這賴着做什麼？」

老婆子看見兒子真的要走，便丟開老頭子趕着急喊道：「砍頭的你黑更半夜到哪里去遭兇？我不叫你哥回來抓你，當着祖公老子打一頓。」

陳家保翻過臉來，惡眉惡眼地說道：「哪個敢抓我？我如今要去替國家打日本！」說完，就把門碰的一關，便出去了。外面刮着寒冷的北風，吹得耳朵臉子都在發疼。陳家保却連頭也不回，只是奮勇地直朝縣城大路奔去。心里熱熱地想着：「盒子砲……機關槍……日本鬼子……三箭定江山……」

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寫湖南常德。

兩個傷兵

火車到羊樓司車站的時候，偏西的太陽，已經離山不多高了。兩個傷兵走進車箱來，就在我鄰近的座位上，勉強強擠坐着。一個客人，據他自己說是曾在南京機關上服務的，就立刻替他對面臥鋪上躺着的妻子，拉上布幔來遮着；他對於在他身旁坐的傷兵，顯然感到了充分不快。那傷兵也覺察出來了，便說道：「我們是到岳州去的，等不久就下車了。」臉色現得很和順，態度毫沒一點倨傲的樣子。車走得快，掛布幔的銅圈子，便慢慢滑開，躺着的女人，也就漸漸現了出來；起先還是那男子將銅圈拉上，隨後便由那位傷兵趕快替他遮起。他這種極有禮貌的動作，不久就使那位男子的臉色柔和了，對於他的談話，也帶着並不輕蔑的神情。同傷兵談話，時常提起問話的對手，便是那男子帶的勤務兵。他是睡在高鋪位上，蓋的老羊皮灰布外套，有一片拖了下來。他一談話，總把兩邊牙齦上的飛牙露了出來，樣子彷彿在笑似的。傷兵也高興談談講講，他的臉黃黑帶紅的，大約是在傷好之後，健康業已完全復原了。如果不是還穿着醫院的衣服，誰也不會把他當成傷兵的。另一個傷兵，個子高些，是換我更近的地方坐着的。他人就瘦削，臉上現出頰骨，也沒血色，好像蠟人一般，黃白黃白的。他一來坐着，也不看任何人，也不講話，只是默默地閉着眼睛，將頭和背，都全交付與壁板和窗子，一任車去抖動搖擺了。有

時聽見他的同伴跟那躺在高舖上的勤務兵談得笑起來的時候，他才張開眼睛看看他們，偶爾還動動嘴脣，低聲附和幾句，只是他並不隨同發笑。

我見勤務兵伸下頭來問道：「那就怪了，五六天都沒飯吃，那你怎么能打仗？又哪氣力跑路呢？」該健的那個傷兵響着哈哈回答道：「那你才呆了沒飯吃，人是活的呀！他可以找別的東西來裝肚皮！」勤務兵歪着頭，表示不相信地說道：「你剛才不是說，戰場上人家住戶都燒個光了，送飯的伙子，還沒送到就給砲彈炸彈打死嗎？」「那有甚麼相干呀！戰場上吃的東西還多呀，日本鬼子打來的砲彈，就夠你飽一輩子啦！」「特」勤務兵這麼作了一聲。接着也和傷兵縱聲笑了。換我坐的這一位傷兵，就張開眼睛慢吞吞地說道：「在嘉善過的那五六天日子，丟娘的，想都不要想，全是嚼粗裏的毛豆和穀子哪。」勤務兵趕緊偏起頭皺起眉毛問他道：「那不是很難吃的嗎？」「那還用講！」換着我坐的這位傷兵，簡切地如此答覆一句，跟着就雙眼閉攏，神情像不耐煩再說話似的。勤務兵還想問下去，見他那種光景，也就不做聲了，略微失望地張望着他。那位健康的傷兵，就又興趣勃勃地說道：「吃豆吃穀子，你默倒是剝去穀子麼？有那樣的簡直是連毛連皮子，連葉連泥巴，一塊兒亂嚼，哪容得你去洗泥巴，去剝皮子！」勤務兵做出厭惡的神情搖頭說道：「我寧願餓死，我都不不要吃！」「嚇，嚇，小兄弟，你是在這些地方呀！叫你上戰場，可就不不同了……我告訴你，上了戰場，人就像發了瘋一樣，頂喜歡的就是吃子彈呀！吃連毛帶皮的豆子和穀子，更是算不了一回事的。」勤務兵又「特」了一聲，仍舊和傷

兵一同笑了起來。傷兵笑着說道：「這你又不相信了，我請問你囉！一個人不想吃子彈，他跑上戰場去
做什麼？……闖鬼了！」勤務兵就駭他道：「你在說天話！誰不曉得上前線打仗，是由於熱心愛國呢？」
於是傷兵就立刻回駭道：「熱心愛國才上前線，那他們這些不上前線的，你敢說他們都不熱心愛國
麼？我告訴你，我們當兵的，除了熱心愛國，還特別喜歡吃子彈呢！你看，我吃了一頓東洋大菜，於今差不
多發胖了。你老弟，要長得快，聽我的話，還是上前線去吧！」勤務兵又「特」了一聲，向那位閉着眼睛
的傷兵看了一眼，笑着反問道：「他不是和你一樣，也吃一頓東洋大菜麼？為什麼他又那樣瘦？差不多
鬼一樣。」尾後一句話，說得很小聲。健康的傷兵雍容不迫地笑着說道：「這你都看不出來麼？他見了
東洋大菜，就——呵，又溜開了，」說着就把那遮着女人的布幔，迅速地拉來拖着。「他真餓得很，見了
東洋大菜，就像害了餓癆的人一樣，一下就吃傷肚皮了。比如飯是養人的，你多吃了，看你病不病？」勤
務兵見左說也難不着他，右說也難不着他，便拿重話刺傷他道：「那你真會說，我望你再去吃一頓東
洋大菜，飽得來連爬都爬不動就好。」接着就嘻嘻地笑起來。健康的傷兵，毫不介意地說道：「吃，老早
就想去吃，了，可不像他那樣的餓癆，我懂得那種東洋補藥，只能一點一點地吃哪。」挨近我坐的這位
傷兵，大約已入睡了一會兒，到這時忽又張開眼睛，插嘴道：「日本鬼子的罐頭我到吃過，記得在江灣
那一仗，一聲號子衝過去，香烟哪，牛肉罐頭哪，不曉得檢了多和少。」健康的傷兵就向勤務兵點一點
嘴巴道：「你聽聽看，我哄你做什麼？」勤務兵又「特」了一聲，「我不曉得他說的牛肉罐頭，就是手

溜彈，香烟一定是什麼毒氣東西。」說完之後，就向瘦弱的傷兵看看，像是盼望他有所說明或者把他的話加以利正。但這位傷兵，却像怕多說話，會費精神似的，不管勤務兵怎樣亂推測，老是合着眼睛打他的盹。這樣一來，反使勤務兵看見他那種不兒戲的神情，倒懷疑自己的推測了。隔了半響，讓火車用嚇人的巨聲，完全通過一座橋樑時，才卓古正經地問那健康的傷兵：「那種牛肉罐頭，你吃過沒有？」

「怎麼沒吃過？就是吃過了，我才會到這裏來坐火車呀！你好問得傻囉！一傷兵仍然笑嘻嘻地說話，一點也沒疲倦的樣子。勤務兵搔一搔頭，說道：「不要說笑話了，我是老實問你哪。」傷兵拍打一下他的膝頭，作出微徵噴怪的神情，道：「這才怪了，說一半天，你還默倒我是在說笑話麼？我告訴你，我講的話，沒一句不是的的確確，實實在在的……今年你十幾歲了……十五歲，等不幾年，你去吃吃日本鬼子的牛肉罐頭吧，你就曉得我老哥說的，半點不假！」勤務兵睜大眼睛問道：「要同日本鬼子打那們久麼？」傷兵這回嚴肅地說道：「要是日本鬼子不退出我們中國，我們是要永遠同他打下去的，一直打到兒子兒孫……那就是說我們這一輩子，都要吃他日本鬼子的牛肉罐頭。」說到尾後這兩句時，又忍不住發笑起來。挨我坐的這位傷兵這陣又張開雙眼，吞嚥一下嘴裏冒出的唾液，嘆息似的說道：「醫院裏的伙食，去娘的，太不好了，我想這回轉院到岳州去，該要好點吧。」接着閉攏眼睛，沉默了一會，又繼續說道：「聽說山西那邊的糧子，常常餓到日本鬼子的吃食東西去娘的，到不如就上前線的好！」這陣他是閉着眼睛說的。那位健康的傷兵便搭嘴道：「這就要看大家打得好不好，會不會用計，不然

的話，就要吃他小老弟說的那種牛肉罐頭了。」這位挨我坐的傷兵，並不睜開眼睛。只是嚥一嚥嘴巴，現出餓癆的樣子說道：「只要是牛肉罐頭，總是好吃的。」健康的傷兵嘆的一聲笑起來了，一聲還向勤務兵雲一雲眼睛，意思是說你看他還蒙在鼓裏呢。跟着又把滑開了的布幔，好好地拉攏過去。

那位自稱是南京機關上服務的客人，向我們這些坐在左右鄰近的，帶着誇獎的語氣說道：「於今的老總，真是大大不同了。要是先前提，你哪裏敢同他們坐在一塊。」那位健康的傷兵就微笑着說道：「這原是我們打仗學來的乖呀，在這裏還不打緊，那到山裏面去打仗，糧食一送不到，好泉水又找不着，你不靠當地的老百姓，你靠鬼呀！不替你是天，俗語說得好，寡婦生兒子，總得有人幫忙才成。」挨我坐的這個傷兵，微微張開眼睛，說道：「真是在江西地方受夠他們瘦百姓的氣了。一進門去，連稻草都找不着。一根。」在南京機關上服務的客人同意地嘆一口氣道：「我們的軍隊打江西，真是吃了不小的虧……真是不小。」挨我坐的這位傷兵，並不理睬他，只是隨着車廂的搖擺，不住地點動着他的頭。那位健康的傷兵，却很有精神地笑着接嘴道：「老實說呢，在我們這些士兵弟兄看來，倒得益不少哩。」說到這裏，一面拿眼睛掃視一下週遭的客人，意思像要顯顯他的創見似的。勤務兵露出兩邊的飛牙，笑着向衆人說道：「不要聽他的，他又扯謊撥白了。」在機關上服務的客人，拿出幾個煮熟的蛋來吃，順手便對這兩個傷兵各送一個蛋。並一壁吃蛋，一壁向那健康的傷兵說道：「你說下去吧，我倒要聽聽你的意見。」傷兵接着蛋，一面剝蛋殼說道：「怎麼說我們得益不少呢？別的不說，先前我們坐車，

有哪個老百姓肯拿蛋招待我們，一看見就討厭得要命，恨不得兩腳踢開，強盜叫化子，你給我滾……於今這些好處是哪裏學來的，就是那個使我們吃虧不小的地方哪！……人家待老百姓多和好呵，進屋就替你掃地，哼，一切都客客氣氣的，如今人家能吃日本鬼子的牛肉罐頭，還不是和我們今天吃蛋一樣。」接着就吃蛋起來了。

勤務兵也接主人一個蛋，他見傷兵好一陣都不講話，便一邊吃蛋，一邊笑着問道：「同志，這個蛋比日本鬼子的彈哪個好吃一點？」「當然這個不夠味兒了，這個蛋只有嘴巴才肯吃，你看它肯吃麼？……它肯吃麼？」把他刺在手裏的半個蛋，喂在手幹上一下，又喂在臉上一下。「要是日本鬼子的蛋麼，我就恨不得長千萬個嘴巴來吃了；腿子也要吃，胸口也要吃，背也要吃，手也要吃，那味道兒真是好得很！說到這裏連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來。勤務兵笑得不住地翻動着身子，等到笑停止了，又兜傷兵道：「你錫回吃的日本蛋，又是哪塊地方吃的呢？」「哪塊地方，就是這個餓東西豪強助，它傢伙一嘴就搶去吃了。」傷兵一面拍拍他的左邊大腿，勤務兵繼續兜他玩笑道：「要是再吃過去一點，吃到腿骨上，那看你怎麼辦？」傷兵要笑不笑地說道：「爲那它比你還聰明哪！並不像你那樣傻頭傻腦的，不論什麼蛋，都只曉得快開嘴巴亂吞哩！」勤務兵又一特「了一聲，打算再找點什麼話來兜傷兵的時候，他的主人便把朝着窗外觀望的頭掉轉來吩咐勤務兵道：「要到岳州了，你把暖水瓶準備着，等到站就去買瓶開水。」勤務兵立刻就從高鋪位上爬了下來。

窗外的原野，漸漸籠着夜色和晚烟了，這一點的村落人家也慢慢模糊不清起來。挨我坐的這位傷兵張開眼睛，略略精神振作一點，現出很担心的神情說道：「今晚到醫院，怕趕不上晚飯了吧？」那位健康的傷兵就接嘴道：「管他的趕不上晚飯，咱們不會進館子，麼天津館，四川館，廣東館，湖南館，隨你意哩。」挨我坐的傷兵，便斜起眼睛冷冷地看他一眼，說道：「你請麼？」「不是我請還有誰請問你，傷兵老爺！」「你拿什麼去會賬？賣你自己麼？」「啊，你怎麼這樣看不起人！你不要問，只消同我一塊去，你看，吃了之後，嘴巴一拭……呀，錢麼？中央銀行去支，聽見沒有……聽見了……道下回頭來……老哥走吧！」挨我坐的這位傷兵，大約對於他的玩言戲語聽得太多了，此時就毫無一點感應，只是輕輕地合攏了他的眼皮。

到岳州，那位健康的傷兵，下車的時候，向大家和悅地點點頭，並向勤務兵笑着喊道：「小兄弟，咱們火線上見！」挨我坐的這位傷兵，也不說話，也不向衆人看一眼，只是怯怯弱弱地站了起來，低着頭，跟了出去。

一九三八年六月，湖南常德。

八百勇士

泥水匠朱阿大跟煤炭公司的老板，打了招呼之後，毫不像先前一樣，還要坐一會，吃一枝烟，却馬上就開道：

「你要補那裏的牆？」

「就是門口哪！你沒有看見嗎……真是老醉鬼！」公司老板憑着熟人的資格，開他點玩笑，還一面逼近他一步，聳聳鼻管，說道：「我敢打賭，你是剛從酒館里出來的。」

朱阿大往常聽見這些話，只是拉開大嘴巴笑，這次却忿忿地罵道：

「背他鬼子時！自從一打仗起，誰還有銅鑼進酒館！」

一面拿眼睜睜一掃，前面牆門的磚牆，倒坍了，破破爛爛的，散了一地。白木的單扇板門，有點歪斜，幸好門枋正給一根木棍撐着，所以還不至於倒下。朱阿大走過去，取開幾塊磚，看一看牆腳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

「怪了這又不是地基鬆動。」

老板尾在後面，譏笑似的答道：



「說你是老醉鬼，你還不認賬……哼，這是流彈打的，你都認不出來麼……告訴你，只消再過，丟一點兒，嚇嚇我那老司務，剛好完了……你看，他就站在這里哪。」

老板一面還把插在統絨衣袋裏的雙手伸了出來，比給他看。

朱阿大回過頭來，吃驚地睜大眼睛，看一看他指的地方，又若一看竹籬笆遮著蘇州河邊，不禁打了個寒顫。隨即一言不發地，拍一拍粘污的手，抓著剛才弄在地上的泥刀泥刷之類，便朝門外走去。因為剛才從新開路走進北興里時，覺得是在一步步地走進蘇州河，就捏著一把汗，很是提心吊膽了。

煤炭公司老板就叫起來。

「喂，你幹嗎的……怎麼沒頭沒腦地就走？」

朱阿大就澆走邊搖手道：

「賺錢小事……我這條老命，還得留下一！」

煤炭公司老板不容分說，便走上前去抓住他，拉住他道：

「不行，這必得要幫我點忙……你怕什麼，我在這里繳了兩個多月，針尖子那們大的皮，都沒闖掉過……不要揮，你走不脫的，你可以做馬虎一點，快點完工……媽的，工錢之外，另加酒錢四毛，好不好……你不幹，就滾你的，我多加點酒錢，這麼大的上海，還愁找不着人！」

最後，不但不拖住他，還把他一下掀開了，泥刀泥掌子，便丁丁當當地，落在地上去。他聽見酒錢一

下子，就添那麼多，不禁吞嚥一下唾沫，因此，檢起泥刀之後，還不即走，只騰出一隻手來，搔搔舊毡帽下的腦袋。

煤炭公司老板便進一步說道：

「我老實告訴你，流彈通共才落過一次，那會恰巧就臨到你的頭上。再說，單你要命，難道我就不要好糊塗的傢伙！」

朱阿大仰起頭，想了一想，答允了，就動手做起來。但要安穩門的時候，從北與里舉過來的人，都絡絡續續圍進來了，擠得他不能做事，因為這家公司堆煤炭的地方，正臨近蘇州河，站在煤炭堆上，便能把河對面看得一清二白的。朱阿大便對走過的人大嚷起來：

「什麼看頭人家打仗！」

來的人，是各色各樣的，其中還有高鼻樑的外國人。他們都只顧擠開他，直朝煤炭堆上走去。不管他的嚷叫，並且煤炭公司的老板，還在攔截他們，一面大聲威嚇道：

「各位，謹防流彈哪，今天就落過幾十次，剛才還有個外國人……看嘛，就傷在這個地方……」

不住地口講指劃，捏造出許多可怕的話。但人們也不聽他的話，還只是尋找可以攀登的地方，爬上煤炭堆去，墊起足尖，伸長頸子，直向對河瞻望。朱阿大拿泥刀向牆上砍了一下，氣忿忿罵道：

「登了瘋了！」

一面向門外擁進來的人，鼓起眼睛叫道：

「你們來白相什麼？……人家要做生活哪！」

接着就把遍身粘泥的身子，塞在門口，一邊緊繃着臉，直做他的事情；將挨近木枋的磚塊塞緊。

這時，立在門外的幾個童子軍，因為塊頭小，就簡直沒法擠進來，便向他說好話，還口口聲聲稱他「阿叔」。他不理他們，也不看他們，只幹他的生活，心里却一面想道：

「這些做爸爸媽媽的，太不理事了！這歷兵荒馬亂的，還讓小人儘在外面亂跑。」

辟里巴那——蘇州河對面突然響了一排槍，煤炭堆上站有觀望的人們，雖然也立即奔跑了下來，但馬上隨着槍聲的停息，又止着足步，並不跑出門外去。朱阿大到大大嚇了一跳，手裡的磚塊，也跌落下來。他看看門內的衆人，都沒有跑，他才又定下心，把磚塊檢了起來。打算把工作快點結束。這個當兒，站在門外的童子軍，又來擠他，要趁此機會，跑進來瞧瞧熱鬧，他就拉住他們嚷道：

「你們沒有耳朵麼？這里剛才還打呀快走開……不要耽擱我！」說畢，又急急忙忙地動手起來。童子軍等得發慌了，就和隨後走來的人，一面拼命地擠，一面責備朱阿大地吵道：

「人家八九百中國兵，到這步田地了，都不怕，我們還怕什麼？」一下子便把朱阿大衝開，擠進來了。朱阿大手里剛要合好的磚，又突地墜下地去了。

煤炭公司老板就向朱阿大喊道：

「快把門關上……我的天，人家要朝這面開槍的！」

同時，也跑了過來，幫同朱阿大把門關上，但因一時尙未安好，就不得不盡兩人之力，將它死死抵着，以免外面的人，將門擠開。

朱阿大很生氣地問道：

「這批該死的傢伙……他們到底在看些啥呀？」

這位煤炭公司的老板，因為怕敵人放硫磺彈過來，燒了他們煤炭堆棧，將他整個的財產葬送，就氣狠狠說道：

「就是那八百個該死的兵嘛。昨天就該退的，他們偏不退。今早把守橋的英國兵勸他們過河來，他們又不肯，說是他們寧願死在關北……真是倒楣，四行倉庫，再隔遠點也好嘛，偏偏對着這里……你們爲啥要進來搶人麼……呵，巡捕！」

最後，他的手腕，卻攪酸了，急得大嚷起來。

朱阿大，很有一把氣力到不管門外的，只是驚異地問道：

「你說是真的嗎？當真的八百人？」

老板放鬆開手，揩揩額上的冷汗，氣喘喘地答道：

「哪個男子才哄你，要不是八百人敢同幾萬東洋兵打，全上海人哪會有這麼一大股勁兒……」

老傢伙，我告訴你，昨天下午連英國兵都誇獎他們，還買百多塊錢的麵包去送禮呢。這里家家戶戶都送，我也挖一回腰包。」

朱阿大就睜大眼晴說道：

「呵！這樣的嗎？……我活了幾十歲……」不知不覺地就鬆開了手，門外像蜂子似的擁進人來。「咳，你糊塗了嗎？怎麼不揪住……各位不要亂鬧呀，這是私人地方！」

煤炭老板一面慌忙攔人，一面向朱阿大呼喝。

朱阿大却急急忙忙向煤炭堆走去。老板便朝他喊道：

「你也去闖死麼？老醉鬼！」

朱阿大却沒聽見，只在人羣里，就先爬上煤炭堆。

這時，蘇州河對面，高高立着的四行倉庫上頭，正有一個中國兵，把國旗升了起來；在風中不住地飄揚。

朱阿大看見大家都一齊把帽子揭下，他也不知不覺地拿開他腦袋上的舊毡帽。

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上海。

種二十第書叢小火烽

芽 萌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初版

實價國幣二角五分

著 者 艾 蕪

發 行 者 烽 火 社

總 經 售 桂林東江路
桂林文化出版社

有 著 作 權 禁 止 翻 印

